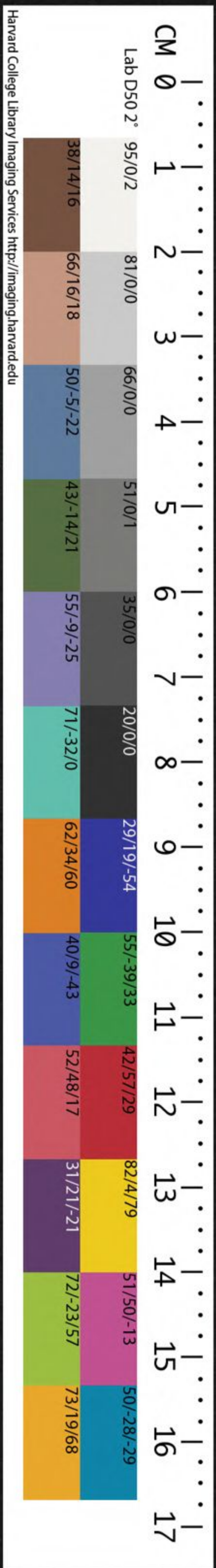


T235/1311(3)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U1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AN 10 1941





大易辯志

天都 張習孔黃嶽父著

男士麟

叅

任 湮波恬閱



睽 小事吉

睽與家人反對以人情乖異言人情乖異之時非有事則睽不可終合而大其所事又恐疑忌而甚其睽故曰小事吉事即濟睽之事小事謂小其事也有委曲鎮密之意非謂舍其大事而僅圖其小事也初勿逐二遇巷三遇剗四交孚五噬膚皆所謂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印



小事也。梁公復李唐之社稷。鄴侯安肅宗之父。子。上而八。詰以  
撫。毀。衆。而。階。以。格。有。苗。皆。合。于。小。事。之。義。漢。之。袁。何。唐。之。李。鄭。  
欲。請。君。側。之。睽。而。張。皇。其。事。遂。決。裂。而。受。其。害。非。昧。于。小。事。之  
義。乎。

彖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

二女同居者凡六卦獨此取睽義者以水火之動而益遠也。聖  
人名卦皆以諸義參合而成如此卦既觀水火之不交因見二  
女之不同故名睽非專以二女同居則睽也。  
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小事吉

三句分有德有位有輔然不要說得太好太好便不似睽時矣  
非說則急遽猛鷲非明則暗昧嘗試不能小事而吉矣柔非上  
行得位則无事權縱欲小事而獲吉亦无所施非應剛則无輔  
翼又不能善其小事而致吉也今卦之德變體具此三善是以  
能小其事而收濟睽之功悅與明不平以悅而麗明則和順  
從容中而又不為說隨也柔進上行程傳單指六五為是當連  
得中作一句讀不然既言上又言中詞繁而意複矣應剛本乎  
得中所謂取人以身也

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



之時用大矣哉

此節見睽未有不能合者要人知用睽耳天高地下未嘗不睽而化育之事則同男外女內未嘗不睽而倡隨之志則通萬物殊體未嘗不睽而得天地之和稟陰陽之氣其事則類然則睽亦何嘗終睽乎用其睽以為同與通與類則睽正所以為合耳其用不亦大乎凡兩者之合必原于兩者之睽不睽則無以為合也故聖人于睽時看出大用孫質菴曰性情之睽不可有形體之睽不可無

象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

卦為睽君子體睽當重異字諸說有反重同字者非王龍溪曰同而異即和而不同羣而不黨周而不比之意斯言簡而盡矣

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

濟睽以合故六爻皆從應與起義初无應宜有悔然能寬裕靜

侯以終致其合故得悔亡象猶喪馬勿逐自復陸君啟曰馬

陽象而初所應之陽在上而遙則馬喪矣雖然不可逐也揭揭

然奔而追之方駭而益遠靜以聽焉彼將自至處睽亦然情之

疑者解之則愈疑言之拂者辨之則愈拂交之離者強之則愈

離所以流言之變姬公不辨故自明惠帝之事子房不爭之以



口舌故自定况四與初雖旬而本應豈能終外我哉惡人素不相善之謂非為惡之人也此語指不必專屬三四見是不拒絕之意非定往見馬猶君子類也故喪不必逐若夫惡人非可以澹漠任之而遂化其睽也故加一見字此見聖人處世與入之道

象曰見惡人以辟咎也

爻曰无咎是直指其事而言象曰以辟咎是原見者之深心妙用論君子之立身雖羣小疾之而不懼舉世非之而不疑何必說一避字要之為濟睽計不得不為世道費一調停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

潘雪松曰合睽之道必遇主于巷而後得无咎可見臣與主睽臣之咎也于五曰何咎深快人君之下賢于二止曰无咎惟責人臣之自盡初戒其勿逐而四欲其交孚者相宜盡所以求睽也五但噬膚而二須遇巷者臣當盡所以格君也

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人臣見君執五玉贊九賓未有卒然遇者相接于清廟明堂未  
有于巷者今九二遇主于巷疑非所由之正然其心主于濟睽  
而非有他也故曰未失道指出道字使屈已逢君者不得藉口



君子處貴介之間。道宜端方。故曰喪馬勿逐。此子羽所以得之于言游也。君子處君臣之際。道宜委曲。故曰遇主于巷。此伊川之所以失之于宋哲也。

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

見字舊謂上九見之。非是。辭未有舍本爻而言他爻者。蓋三處猜疑之下。其迹之若或可見者。乃如此耳。輿曳牛掣。總是風影嫌疑之迹。不必分指二四。二其字根輿來。其牛駕輿之牛。其人乘輿之人也。天且劓者。三憂諛畏罪。疑若受傷耳。曳掣之迹。若見于外。天劓之傷。若見于內。甚矣睽離之際。不能自安也。然三

本未嘗如此。豈有不能終白者乎。二遇主。四遇元夫。未嘗與三相求也。曳掣之形。由上之疑而生。上以此疑。則三亦若以此見于上矣。故見字當從三說。

象曰見輿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剗也。

位不當。處多疑之地。明其所遭之不幸也。剗字要者。大凡剗直之人。見人迹有可疑。便頃刻容不住。至于心迹一明。即時洒然冰釋。故无初者。以剗有終者。亦以剗也。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

卦為睽。所喜者同德。此卦四陽。初二相比。故睽而不孤。惟四



與上所比皆陰故皆云睽孤。四大臣當濟天下之睽。豈可孤而無助。故當遇无夫而交孚。无善也。正與惡人相反。初雖無求于四。然其德則同也。四既有下賢之誠。初豈无知己之感。故曰交孚。然致其交者。由九四也。凡人相愛之。至則憂其間隙。屬不在孚之外。正孚之極。而迫為危懼者也。鵲巢之詩曰。誰併予美。心焉惕惕。屬之謂矣。

象曰。交孚。无咎。志行也。

无夫未遇之前。原抱濟睽之志。故一遇即孚。然則四之下賢。盖以行其濟睽之志耳。

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有慶。

本義以陰居陽為悔。此言濛混而无着落。不知當睽之時。先是有悔的了。惟以人事之善而得亡之初。之亡在自復。五之亡在噬膚。則悔字指人情未合之時。言可也。何得以居陽為悔乎。臣方抱遇巷之心。故君一求之。而即合。君臣之睽合。而天下无不合矣。以此往而濟睽。何咎之有。咎即申悔亡意。二以五為主。尊之也。五以二為宗親之也。

象曰。厥宗噬膚。往有慶也。

君臣合。而天下之睽濟。太和在宇宙間矣。故曰有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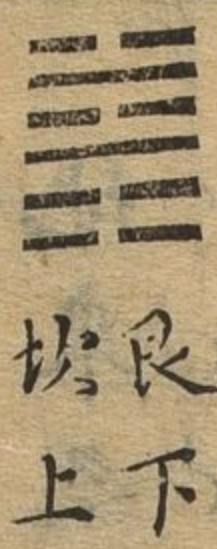


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婚媾往  
遇兩則吉

或問上之疑三者何事不知此卦為睽凡人情乖異之所必有  
者聖人從而摹擬之耳陋儒必求其事以實之且以歸獄于二  
四鑿之甚矣上與三或以尊卑之分或在僚友之間其誤見而  
成疑者亦人情之常也豈必以二曳四掣之故哉見豕見鬼  
故張弧然剛明之人終悞即覺故旋說弧說弧之後已爽然知  
三之非寇而媾矣是以幡然往從而三本其婚媾也故亦不怨  
其始之疑而惟喜其今之合于是兩相和焉睽若上與三之甚

而皆合則更无不合者矣故諸爻皆言无咎而上獨言吉一張  
弧未便射乃欲射耳要知凡弓之張不能久象之張弧說弧亦  
見覺悟迅速意四遇初而初不言遇二遇五而五不言遇惟  
上與三皆言遇蓋卦之極睽者无如上與三故欲各盡其道耳  
象曰遇兩之吉群疑亡也

象是快幸之辭追思羣疑之時何等危悚則群疑盡亡何等通  
暢



艮下  
坎上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



塞與坎不同。坎之難大。塞之難小。坎曰習坎。是天下皆險難之地。來之坎坎。惟有心亨耳。塞則有利。有不利。西南東北。往來利害。惟其所擇。西南東北。乃平易險阻之象。非真指地利也。凡立心行事。審時度勢。其理之可通者。皆西南也。其理之不可通者。皆東北也。陳大士云。居易俟命之謂西南。行險徼倖之謂東北。語甚簡切。時方塞。我只行其常。則塞自夷。但豪傑當塞難時。不免奮激。以相搏。則無見險能止之知矣。故又戒曰。不利東北。大人指九五。此句與上六不同。爻辭謂臣子當見君。卦辭竟在九五身上說。其例與乾九五之利見同。其意與見龍在田。

之見字同。謂當自章顯于天下。而為人兩利見也。蓋西南二句。已是向濟塞之大人說了。利見句。又向臣民說。則語氣隔截不通矣。貞字包得廣。不必專指行師說。當塞時。一舉一動。皆不可失正。所謂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詐。吾以信也。利西南者。識時務之俊傑。貞吉者。敦信義之聖賢。二者合而處塞之道。盡矣。

彖曰。塞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

險在前也。申釋塞難句。下却從卦德看出其好處來。故贊其知見險能止。固重能字。然見字更重。知字正從見字生。人雖至愚。未有以身蹈險者。乃徃徃載昏及溺。而莫之避者。病于不能。



見也。惟有深識定照者，能見其險，能見斯能止矣。止字要着得活。止之中原有濟塞作用在。既云險在前，何人不見，須知時事多艱，不是束手坐待的，必須有事當做。此做事中便有險有不險之處，當止无險處，決當行此處。正須知者，識得如晉戾鄆陵之戰，患楚之歷陳而退，舍則險塞，井夷竈而陳，則不險。如宋真契丹之寇，從王欽若幸金陵，則險從寇，準幸澶州，則不險。此之謂見險能止。若泛泛說個止而不進，庸人能之，何須知者。決幾之識，本義云見險者，貴于能止，又不可以終止，亦是此意。塞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利見大人，往有功也。當

位貞吉，以正邦也。塞之時用大矣哉。

往得中，往字在聖人繫辭，從卦變說。在今日說書，只當作時楷字意。得中者，合宜中節之謂。蓋凡事平易近理，則所為皆得中而无過舉矣。若行險徼倖，則塞益以深。其道必趨于窮。言道者見理所必然也。利見大人，只重大人字，不重見字。真主出而天下定，聖人興而險阻開，所謂見大人而有功也。卦五爻皆當位，故繫之以貞吉之辭。要之此貞也。大人以之而正邦者也。蓋德義誠信，所以綱紀天下。此濟險者，所以必貞而吉也。合而觀之，塞之時，所以用以濟塞者，豈淺小之權力與偶徼之計數哉。故曰



大也。前云見險而止。此又云往得中。往有功。可見止時未嘗不往。爻中雖曰往蹇。然不往而來則亦往也。傳中往字即爻辭來字。

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

大象不要說得深細。太深細則似迂濶而遠事情矣。此是君子有志于濟天下之蹇。而于身立其基也。身者萬眾所瞻仰。德者蒼生所待命。利西南而貞吉者皆由此中出矣。

初六：往蹇來譽。

武侯云：苟全性命于亂世，不求聞達于諸侯。聞達且不求，况譽

乎。此卦惟初爻不正，无善可取。何以來而遂譽也。以匪躬之臣，僅得无尤。失正之初來，反獲譽。聖人繫辭，恐不若是失倫也。愚按字彙，譽與豫同。又大雅云：韓姑燕譽，亦取豫義。則往蹇來譽者，當言往則蹇，而來則安豫也。蓋初六不正，非濟蹇之人。惟退處待時，以沐諸賢正邦之澤可也。

象曰：往蹇來譽，宜待也。

宜待者，待蹇難之平，以享安和之福，非待時而出也。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開口說王臣二字，則躬乃王之躬矣。故下云：匪躬蹇蹇，人多云



塞而又塞。反不見其竭。歷深苦之志。塞塞二字中。有无限艱辛。故連下二字以形容之。人惟見有王。又見有躬。所以不能盡。齊表之曰。匪躬之故。蓋臣之心。千古如揭。不言往來者。不以計較之。私累其心也。

象曰。王臣塞塞。終无尤也。

見大人往有功。事何嘗不濟。曰終无尤者。此聖人深嘉王臣之心。而付成敗于不論也。任憑事勢有萬變。功效有巧拙。而純臣之心。總无可訾議。蓋即其塞。匪躬處為无尤。非待事之濟不濟。見其无尤也。

九三往蹇來反

往者。獨往也。故蹇反者。就六二也。非兼初九。蓋二為王臣。初在事外。其趨原不同也。三反就二。取剝柔相濟之意。立說可。

象曰。往蹇來反。內喜之也。

王臣蹇蹇。實欲依豪傑以圖功。故喜得九三。三因其喜而相就。心同則事集。天下之蹇。不足平矣。

六二往蹇來連

太剛者。不可以濟險。故宜來反。以資乎柔。太柔者。不可以出險。故宜來連。以資乎剛。連字有結納深固意。不但連比而已也。



象曰往蹇來連當位實也

天下惟實心者可與共事非然者飾詐以相欺貌與而中忌其  
僨事也必矣今九三當位而實一以至誠相與此四所以宜來  
連也

九五大蹇朋來

五為蹇主是國家治亂宗社存亡所關其蹇大矣乃五作而豪  
傑景從同德之朋用不來而國濟夫定天下事者在人多助若  
此蹇不足道矣下之事上則以為臣弗敢越也上之親下則  
以為朋弗敢驕也觀一朋字則所謂握手言歡推誠相與者皆

可想矣諸爻來字皆根于此五為濟天下之主固諸爻之所  
歸也

象曰大蹇朋來以中節也

葉爾瞻曰五本中德在蹇時則為中節大節著明斯可以激厲  
天下忠義之志陳大士曰君節與臣節無異國君植節于宗  
社猶人臣盡節于人主也剛健中正四面皆險而中主不亂一  
步不少却困踣顛頓信義愈明豈不足以生豪傑之氣而堅多  
助之心哉

上六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



上六之往與下二爻不同如隗囂李密亦將有志于天下者也  
然真主出矣往何之乎投誠內附厥功偉矣故身名俱泰吉何  
也九五天授之大人也攀龍鱗附鳳翼以垂聲施于无穷不亦  
利乎碩字下不必添功字只一來從真主何等美大碩者美  
善康隆之意

象曰往蹇來碩志在內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  
九五大人足以動豪傑來歸之志上六之志屬焉故能自決其  
往來如此利見大人者蓋天下无二貴彼天位既定固當俛首  
從之耳

坎下  
震上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

難生而蹇利西南難散而解亦利西南以此取之亦以此守之  
也无所往以下正是利西南處不言不利東北者蹇在險中恐  
其憤激微倖蹇難既解則直利于平易而他不必言矣平易  
者除繁滌苛與民休息也无所往即是來復非不往之外別  
有來也復字妙如人病後漸次平復夙固訓早兼有速義大  
難難解或尚有餘孽未盡當疾速圖之既不優柔而養亂亦不  
稽延而病民无非早求安息所謂利西南也而吉字總是字內



被其福意。程傳云：天下國家必紀綱法度，廢亂而後禍患生。故聖人既解其難矣，則必修復治道，正法紀，考禮樂，進復先代。明王之治，是來復也。自漢以下，亂既除，則不復有為，姑隨時維持而已，故不能成善治。不知來復之義也。此作復古之復，義更優長。

及曰：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

洪覺山曰：塞以能止而稱知，解以能動而出險。此其義若相悖。不知能止者方能動，止而動乃為慎，動而止乃稱能止。

解利西南，往得衆也。其來復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

平易近民，民必歸之。所謂西南得衆也。往字勿泥。只以西南之道行之，便是往中者。恰好不過之名。塞時以往為得中。解時以來為得中。蓋險難既解，則一意靜息，便是恰好了。若再過求，又失中矣。乃字鄭重之辭。必如此乃得中。一不如此，便成過舉。事惟疾圖，則害去而人不知。不然，雖有戡靖之勳，亦有延擾之害。功過適足相準，有功亦无功矣。

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拆。解之時大矣哉。末節贊辭，正見解道乃天地必有的欲人之合天地也。天地解而雷雨作，草木拆，正來復疾速之意。一解則盡解，豈尚有所不



復有所遲留乎。主解者所以必利西南來復與夙也。大哉從省字看出。省字與上象字相應。天地一解則百物皆昌。解之時不亦大哉。只重解字。時字帶過。諸說所以為解者時也。迂濶多事。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赦者令也。釋之也。宥則減重而從輕。陳大士云。當解之時。草木皆有生意。而吾民頽莫之省。解乎。當念大難後。民之罹辟者。非出于不得已。則陷于不自知。君子念及于此。于過悞則赦除。于罪惡則寬減。法行而雷威已震。恩沛而雨潤更濃。解道同天道之无私矣。象平不數赦宥。使民生倖心。亂後必雪苛政。與民

咸更始

初六无咎

初正无所往而來復者也。大難方解。一意安息。不敢言有功。元咎焉足矣。剛柔濟留在象說。此處不宜先講。傳曰方解之初。宜安靜以休息之。爻之辭寡。所以示意。不言其所為。而曰无咎。以无為為得也。

象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

四方解拇。則初不當以應。四為无咎。惠謂初。剛六柔是剛柔際。爻辭不言所為。聖人恐人以優柔怠廢為疑。故申言初六有剛



柔相濟之善。決不至養亂廢事。其无咎宜矣。應四之說。雖出于先儒。但初六既貴无為。又資藉他人。以為助。則二義不協。且文辭以時言。非以人言也。爻不言人。怨象亦不當言資人矣。劉柔相際。即豕傳得中意。

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

卦辭彖言解天下之難。而天下之難。皆小人而致。難雖解。而小人不除。難根猶在也。小人之情。狀不一。柔媚稱狐。驚害稱隼。善附而卑濁者。稱桀。然皆指六三也。二應五。為當國大臣。故首主解悖之事。三狐。總言小人黨類之衆。不必指三陰爻。孔疏三為

成。數舉三言之。搜獲備盡是也。得黃矢。言九二中直之道。得伸蓋君子不能解小人。則中直之道不顯。既獲三狐。然後見君子好惡彰。瘳之嚴。如是其不可假也。陳大士云。矢以射狐。象其直而不庇奸。黃以為矢。象其中而舉止當。本謂得黃矢以獲三狐。此是倒用文法。貞者舉錯得當。吉者朝廷清明。

象曰九二貞吉得中道也。

得黃矢。言事之中。得中道。言心之中。惟平日好惡不偏。故能行事得正而吉。

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



陳大士云、三文蓋禱解難之事、追論致難之由、天下之所以亂、皆由小人在位、上慢下暴、處非其據、若負且乘者、然然後窺伺之、奸借名伐罪、以發難、是寇賊之興、此輩所致也、及寇亂既平、猶然竊據高位、負乘如故、方且自以為貞、然致寇之罪、終亦安能逃乎、即其既往、究其將來、甚可羞也、此說為是他說、以上六為寇非、六三此時禱伐之患、尚未及聖人言、吝以動其心、使之自愧、而解去、則可以免君子攻擊之勞、亦解時安靜之一道也。

象曰：負且乘，亦可醜也。自我致戎，又誰咎也。

以小人而竊名器，君子即不加誅，亦已可醜。况又因而致禍亂乎，甚矣小人之宜去，而不可徒咎他人之不容也。着一我字，是聖人入小人之腹中，而代之籌度，正所以發其愧也。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

王輔嗣註：以三比四為拇，甚是何本義。移話于初六也。四與初陰陽相應，應之當者也。何反謂其類不同乎。六三下比二，而上比四，比二則媚比，四則附惟上，六相遠則為隼，而相悖耳。四為天子股肱，同諸賢任解悖之責，何可以其相附而容之乎。故必解拇，夫邪正如薰蕕不能同器處也。邪人既去，則正人駢集。



蓋其必然而可信者矣。孚字與五爻同。四與二皆三之比也。何二竟言得黃矢。而四則欲其以朋至為驗。蓋二有中德。必无暱邪之事。四以不正相比。恐其迹解。而心不悉也。驗之于朋至。其解无所飾矣。

象曰解而拇未當位也。

孔疏云。四若當位履正。則三不得附之。无所用解矣。今須解拇。出不當位也。

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小人之得君。最難決去。故以維之一字。決六五之志。解之外。再

无他道。君子可不斷乎。維解則吉。亦所以歆之。而使趨。然世主固有外迫公議。而內牽私愛。姑飾辭以掩天下之耳目者。是小人雖解而實未解也。故不以人君為驗。而以小人為驗。則解非可以形迹掩飾。而小人始无容奸之地矣。

象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君子无解則已。君子果有解。則小人必退。斷无有小人不退而可以言解者。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二曰獲得其罪狀也。四五曰解。削其權位也。上曰射。則誅極之。



加也。然後小人致寇之刑正矣。從來權奸盤據有未易處除者。至上乃得拔本塞源。天下其長治矣。故无不利之占獨歸之。稱公者嘉其功而褒之。猶春秋書爵之例。

象曰公用射隼以解悖也。

曰吝曰醜。猶是發其隱愧。曰悖則罪狀已著。不在赦宥之條矣。著三之悖。正以顯上之功。

三三  
艮上  
兌下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

六十四卦無有以非義訓者。若以元吉无咎之辭而勸之于利。

民奉君之主。則聖人為助虐矣。故程傳亦知幹旋以損過就中。與奢寧儉為解。而特无以處夫損下益上。其道上行之辭。故諸儒之本此者。皆聶嚚而多齟。患謂朝廷丁困誑之秋。其道不得不出于損。如國家天潢日繁。宗祿不給。當此之時。安得不損。豈以供一人之縱逸哉。然則所謂損下者。非刻削之謂。樽節愛養。食時用禮。與夫朝廷之資。予軍國之匪頒。皆從節損也。益上者。非厚以自奉之謂。紓國保宗。安我社稷也。然損非人情所欲。必其至誠之念。彰信于民。使天下曉然知我之出于不得已。然後雖勞不怨。雖供不惜。大吉而无咎矣。惟裁損之事。出于至誠。且



可為後世法也。而所往何不利乎。國事可濟為元吉。民不稱厲。為无咎。黃葵峰曰。可貞。不是後日有此例。可為常法。只因損之時。法令无常。名色屢更。故戒之曰。可貞。貞固也。處得盡善了。尤須持得貞固。毋為朝更夕改。斯乃攸往而利矣。

曷之用二簋可用享

詩云。陳饋八簋。又曰。每食四簋。至于二簋。減損極矣。二簋用享。亦是損神之供。以益國用。神且佐國民。可以不急公乎。王聖俞曰。曷之用三享。要者得好。謂若此。以為損當若何。以為用二簋。用享乃酌有孚之損。為有孚之用耳。享是大事。此可減損无

一事不減損。可知程敬孫曰。始而權損之。且則存一。不忍多取之心。而下孚于民。既而酌損之用。則存一。不忍多費之心。而上孚于神。是故四者之應。應其孚也。二簋之享。享其孚也。

彖曰。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

卦名損者。蓋裁損天下之贏餘。以寬紓國家也。然下處畜而上處豐。豈能服人心哉。必也上亦自處于節儉。戒膳撤樂。與下同。此損可耳。故曰。其道上行。道損道也。

損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應有特損。剝益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



无吉无咎。可貞。利往。皆應于其孚。則四者之義。一有孚。盡之矣。故不必釋而止。加一而字。見得一有孚。則四者皆在其內矣。應當也。以孔子之意。度文王之辭。故曰。應若曰。所謂二筮用享者。應亦有時而用之耳。豈常儀哉。今觀卦畫。損剝益柔。亦有時也。由此觀之。則凡損益。皆行乎時之所必然。而非以意為裁損者矣。損剝損下乾也。益柔。益上坤也。剝柔。只當上下字看。是從卦畫上看出君民之義。來謂損下益上。亦有時而然。如二筮之有時而用也。豈常為此以厲民哉。盈虛二句。泛論謂損盈以益。虛時義當。然而世來矣。况在君民之際乎。百姓只而坐

視君之不足。亦大昧損益盈虛之理矣。立行可曰。損之名。由有餘而起。益之名。由不足而起。故滿招損。謙受益。今下乾三陽。過實當損者也。上坤三陰。過虛當益者也。是乃理之正。事之宜也。時也。時之所在。即道也。然則不當損之時。而損可乎哉。

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欲。

懲忿窒欲。如顏子不遷怒。不貳過。所謂學務日損也。要在心上。說得深細。

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損之。

初輟其私事。而遄往以益四。所謂公爾忘私者。言遄往而先



以已事見初益上之專且誠也。逆不但訓速，兼有專義。惟以益上為事而不牽于私家之事也。酌是酌其當，如醫者用藥，一品錯不得，聖人恐其專切之心不暇詳審，故又申言之。與交淺言深意无涉。四曰其疾其受病必有所在，故損之者宜酌損之，損是損四與損其疾相應。

象曰已事適往尚合志也。

士為知己死，四雖有疾，然其志未嘗不與初合，所以能生賢者之感，其適往宜也。尚合志，便合四爻使字在內。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之。

貞者持正固守，征者舍己徇人。雖當損下之時，然二之剝中非可以貶損者，故曰利貞，征凶。損字即是征字，損其剝中則為柔悅，并累君德矣。故弗損之為益大也。弗損全要合象中字者，中為不過之名，貞者貞此也。損則過矣，此在大臣之以道正君上，說程傳是本義非。

象曰九二利貞中以為志也。

二之固守其貞而吉，蓋以中德為志，不敢少自貶損，以負生平也。中是其所學，守此以為志，必能履道秉義，求其降心以相從，難矣。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

天下無兩則不能致一而有三則不能成兩三為盈數盈則必損兩有對義對則必合而氣化形化皆由此生今觀此卦三陽同行則損九三以益上三陰同行則損上六以為三然後初二四五同德相比六三上九陰陽相應无不兩兩得耦皆由損一人之所致也大哉損之義乎此所以損益盈虛與時偕行乎胡雲峰曰損以三之損而名故于此爻極論損之精義三人行而損一人兩也一人行而得其友亦兩也天地間陰陽剝柔鬼神造化之類皆兩而已時說同心同德千百亦兩離心離德

此肩亦三蓋泥友字為朋友之友耳大非正旨不可不辨

象曰一人行三則疑也

疑如陰疑于陽必戰之疑謂混雜不清非友生猜疑也天地萬物之理原非可以夾雜混淆影似中立故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

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无咎

病不急醫醫无自急之理在初未嘗乘人之危而邀其利故遄往者見初急病之仁在四未嘗意初之來而緩其求故使遄者見四先施之義求之切而應之專而賢相違疾之所以有喜也



損其疾是求所以損之尚未損也至有喜則疾去矣

象曰損其疾亦可喜也  
人而无疾固為可喜有疾而能資人以損之過復无過不亦可喜乎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

五當損時而反言益者五柔順虛中實欲自損然謙則受益十朋之龜有不知所自来者所謂以損得益者也或益之是扶助翼贊之意賢人相助以善豈有違距之理總見謙約不敢當之意非真違之而不能也蘇紫溪曰君子以虛受人有不受則有

所違无不受則何違之有 陳大士曰此文不取君象其說有五上劉主卦受益極位五柔承之卦无兩主也得臣无家以君道與上也上祐亦指上文言也二于五若是君臣不應言征凶也弗克違與益六二臣道同辭也此易道屢遷无典要而有典常者

象曰六五元吉自上祐也

六五受天下之善而效之君則寵綏之福必自上而來矣

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元家

本義惠而不費之說似于弗損之上要添許多話說程子云居



損之終損極當變故不損民乃所以益民方與卦旨相合願任  
卿曰上九當損之極損而不已天下其孰堪之故惟弗損而發  
益之如賜民田租之半免惟正之供以此時而行此道何等公  
平正大安得有咎豈不是貞自然吉利攸往矣如此之益何人  
不沾被王道无外得臣寧有家子此文全要把損極之時想此  
時弗益而損便是有咎此說甚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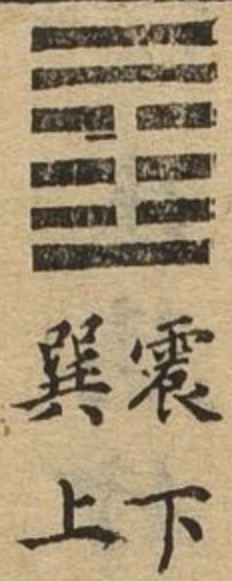
象曰弗損益之大得志也

得志是得下之志得其民有道得其心也得其心有道所欲與  
聚所惡勿施也弗損益之志乃大得為上者可不知所從事哉

### 大易辯志

天都 張習孔黃嶽父著

甥 孫 召裘 叅  
甥 陳夢徵 閱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凡卦皆從君長立義此卦上既損矣乃以為益可見王者以萬  
姓為身四海為家而一身之損益非所論也下益即是上益不  
必于下益之後又求所以益上者損下益上其道上行是憂天



下之憂損上益下民悅无疆是樂天下之樂故損之名王者不  
 諱而益之實无事他求也損非便民之事故其辭甚繁若益下  
 之事則无所不吉无所不貞第直言其功效而已矣下既益  
 則人心協從故可有為且可大有為也非安心處變之說此與  
 建侯行師意同益以興利故既言利往又言利涉  
 彖曰益損上益下民說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  
 損上益下是舉卦體以釋名卦之由自上下下則又詳言損上  
 益下之實蓋世不乏藉口益民者如梁惠之移粟自河内而下  
 之河東自河東而下之河内豈得謂之自上下下也此其籠結

之術暗昧狹小并不得謂之道矣况大光乎民悅无疆是悅  
 之无已非无界限之說發倉廩蠲租稅居茅茨而省興作御  
 浣濯而減職貢皆是自上下下也而其一點真實利民之意可  
 與四海見可為後世法豈不大光乎此民悅所以无疆也  
 利有攸往中正有慶利涉大川木道乃行

利往利涉由下之受益而悅也今乃歸于上之中正與木道與  
 益字全不相關矣人又謂利往乃益下之事惟君臣同德故可  
 以益下而有慶不知卦辭益字已是益下了利往又是益下不  
 重複乎利往分明是因人心之悅而可以有為其歸功于中正



者○蓋○中○正○正○蓋○下○之○本○也○若○曰○利○有○攸○往○者○以○君○臣○有○中○正○之○  
德○其○平○日○利○民○澤○物○者○素○矣○夫○是○以○民○心○悅○而○可○有○為○也○不○但○  
有○為○且○可○涉○川○而○大○有○為○則○木○道○豈○不○大○行○乎○凡○此○皆○由○于○益○  
民○而○益○民○尤○本○于○中○正○也○則○中○正○要○哉○木○乃○益○之○二○象○木○道○  
行○不○過○言○主○益○者○其○道○大○行○耳○時○說○中○正○為○德○木○道○為○才○維○便○  
于○作○文○實○非○正○旨○木○道○行○猶○周○云○火○德○旺○俱○言○國○事○之○昌○盛○  
原○不○從○木○字○火○字○取○義○程○子○以○木○字○本○益○字○之○悞○意○亦○如○此○  
君○舟○也○民○水○也○下○既○益○則○水○能○載○舟○木○道○乃○行○意○亦○近○此○  
益○動○而○巽○日○進○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與○時○偕○行○

夫○益○之○為○卦○以○益○下○而○名○究○其○極○而○言○之○益○道○豈○止○益○民○已○哉○  
學○問○亦○有○所○益○矣○造○化○亦○有○所○益○矣○是○皆○從○乎○理○之○所○當○然○而○  
赴○乎○時○之○所○不○可○易○者○也○可○以○人○君○而○顧○不○務○所○以○益○民○乎○  
動○巽○天○地○帶○說○當○繳○轉○益○下○正○旨○動○而○巽○人○事○之○益○也○施○而○  
生○造○物○之○益○也○人○事○何○時○不○動○巽○天○地○何○時○不○施○生○此○所○謂○與○  
時○偕○行○也○而○君○之○益○民○可○知○矣○損○非○可○常○行○故○盈○虛○有○時○益○則○  
无○時○不○宜○故○不○必○言○盈○虛○而○竟○言○與○時○偕○行○唐○凝○菴○曰○凡○益○下○  
之○道○不○必○如○益○上○之○酌○盈○虛○也○時○時○益○之○如○天○地○之○施○生○可○耳○  
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西則字正是法風雷之迅疾處餘義諸家備矣

初九利用為大作无咎

彖傳曰損上益下民悅无疆初正受上之益者當作民說則象中下字正與益下下字相應初受上益悅之深則感之至故利大作以為報效子來終事竭蹶不辭所當然也然君降以殊恩而民僅效以手足其誼淺矣故无頌无吉然後无失庶人之義耳大作者供役之事无吉者愛戴之心不遺親不後君知方向義皆无吉也 損卦上文受益則欲其俯推于下此卦初文受益則欲其仰效于上道理固當如此 常說作小臣者亦得

象曰无吉无咎下不厚事也

庶人之力作我何縱有所事亦非隆厚故必无吉而後无咎益力之所效有限心之所戴无窮也本義下不當任厚事夫不當任而任之是為越職矣時講厚字作請練者亦未識然否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于帝吉

時說虛中是誠處下是敬懷此誠敬以事一人便是臣道之貞以故君寵純臣益之十朋其說未嘗不是但于或益上添出一段說話耳只可云二當益下之時受上之益寵錫優渥不期而至天恩隆重如此為臣子者何以當之惟有永矢忠蓋精白無



渝庶以仰答聖明耳。左傳曰：圖國忘死，貞也。人臣之誼，雖非為感恩而籌報，然君寵既優，臣衷益有不能已者。貞之所以思永也。至于精誠之至，如王者之享帝焉，則主眷益隆，何吉如之。永貞是忠誠之不渝，享帝是忠誠之懇至，皆在六二身上。說懇至必不渝，不渝必懇至，交互言之，以見受益者之圖報難盡也。象曰：或益之自外来也。

益出于君，何以曰或以二之心。原不為利祿而效忠，乃寵錫之來出于望外，故稱或焉。二真純臣哉，自外来與此有他吉同。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

三當受益之時，而處多凶之地，故益之以凶事。如投之以艱難，置之于盤錯，動心忍性，正以增益其不能也。三可藉是以遷善改過矣。无咎，但人當困衡拂鬱之日，內多躁妄而沒其誠，外因趨避而失其當，是不善處凶事者也。必也內而實心順受，外而正誼不回，然後可以靖獻感通，達其誠信，庶无負凶事之益矣。有孚與需坎之有孚同，中行者勿以所處之不幸而任其偏激也。告公用圭，非是將有孚中行者，陳訴于君，蓋雖勞劇之任，瘴毒之鄉，亦君恩所及，天威咫尺，敢隕越乎。夫是以一舉念而不敢忘君也。胡雲峰曰：當信上之人，所以警戒震動我者。



益我者也。信之篤而行之必乎中，則可以通信于上矣。備之下三爻，是受益者。三之中行在事，君上說上三爻，是益人者。四之中行在益民，上說

象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

世之事君者，于寵利福澤，則以為固有，一不得即生怨。充大責重任，則為外來。一相值，則思退避。故聖人曰：或益之，自外來也。益用凶事，固有之也。由此言之，則瘴毒之鄉，刀鋸之下，亦不得謂之不幸矣。韓嬰有言：賢者之為人臣，朝廷不敢辭賤，軍旅不敢辭難，順上之為從，王之法，虛心以待令，而无是非也。正固

有之義。

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為依遷國。

四正損上益下之爻，中行二字，變三充宏三謹，謫之臣所行者

狹四得君重臣所行者，皆益民大故，關乎天下中行者，國勢人

情調協之極，无一事不合機宜也。凡其所行，皆君之所欲行，是

以入告我后，言无不從，外順人心，內稱上旨，即依以遷國，亦利

况他事乎？中行之善如此，依乃相依之依，蓋君民相依而遷

也。作晉鄭焉，依之依，文理不順，且東周依人，衰世則然。周公繫

爻，恐不擬議于此。蔡晉江曰：國者社稷宗廟所在，宜乎不遷



矣。而至于遷者，要在益下耳。如太王遷岐，曰：君子不以養人者害人，盤庚遷亳，曰：視民利用遷。可見天下事，如果有益于民，雖國亦可遷。今六四以益下為心，則可為依以遷國矣。

象曰：告公從以益志也。

告公何以從，以四憊憊以益民為志。君未有不諒其志而用其言者。况所告者又有孚惠心之君乎。

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

五爻舊說其牽強，惠謂五惟有真實惠民之心耳。其治道之元吉與感我德者，孚與不孚皆非所問也。五真純王之心哉。如此

看較直捷而我字亦親切矣。

象曰：有孚惠心，勿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

惟其有孚惠心，則他皆勿問之矣。若念及于民之惠我德，則君之心志將虛憊滿足，而大得志矣。夫帝王猶病之謂何，而可以大得志乎。

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怕凶。

益民者，君道之恒。上居益極，不但不益民，而且求益于民，舉動反常，益何能得哉。將見爭凌風起，或且擊之矣。至于擊之，其凶甚矣。而總由心之失其恒也。蓋益下之道，貴怕而怕尤本乎心。



其視五之有孚惠心者何如也。陳大士曰：勿恒，反其益民之常，始終相違也。立心失其益民之實，心迹相背也。重心者見益道不可偽為，上九則有陽托名義，陰恣貪求之意耳。觀繫辭安其身，易其心，定其交意思，皆從立心立說。

象曰：莫益之，偏辭也。或擊之，自外来也。

人主求益而僅不得益，則雖无利亦不至有害，亦何懼而不求益哉？殊不知吾所謂莫益者，方言其端而未終其說也。人主執其一偏之說，以為求之未必有害，而不知擊之者已自意外至矣。

乾下  
兌上

夫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夫與剝相對，小人之盛于君子，竟剝之，未嘗論是非也。則君子

之決小人，亦竟決之可矣。乃陳辭執理，克己自修，即此見君子

之不恃勢，此其所以為君子也。此其所以決而和也。揚于王庭

既服小人之心，亦以見天討有罪，非臣子所敢擅行也。陳大士

云：王字最重，王者君子所仗以去小人，而亦小人所挾以令天

下。故當揚于王庭，蓋九五覓陸，意念比邪，此小人之陰托為庇

者。故必昭揭賢奸以喻君心，使知親賢遠奸之道。觀覓陸夫夫



意則可知矣。號字程傳去聲作號令。本義平聲作號呼。然號呼非真口中呼叫亦號令也。則二子之說皆同。有厲君子防戒之心如此。非真有厲也。告自邑二句一意。一正一反。罪狀既著。小人自有可去之道。不必以武力争也。若即戒則難端自我開矣。自揚庭至不利即戒。總是一套事。至利往句乃是決去小人。秉旨所謂以必去之勢。而加以萬全之謀。然後一決而小人立去是也。其露之變。不知揚庭之義。元祐之朋。不知爭號之義。拂鬚致憾。被酒漏言。豈有厲乎。召致外兵。竟釀禍亂。豈自邑乎。彖曰決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說決而和。

于利曰柔變剛變者。事之反常也。于央曰剛決柔決者。事之必當也。健而悅以君子之人品言決而和以臨事言。惟君子之人品。平昔是健而悅的。故其決小人也。雖決而和矣。健為強毅。兼訓无私。悅為平易。兼訓合理。小人雖決去。而不傷于氣。彼无恨于心。故曰決而和。鄭狹如曰。虞廷之去四凶。去之未嘗怒也。此之謂和。即不即戒。不杜煩是也。

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孚號有厲。其危乃先也。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窮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

柔乘五剛。不但踞衆正之上。而且奪君之權。其罪大矣。乘字有。



竊弄之義又牢固之義先者思慮明徹凡人忽易則昧于事幾故危厲乃先所尚乃窮者君子之決小人皆理勢之當然未嘗有所加也若有所尚則是私心客氣而非大道之公小人得藉口以敵我矣劉長乃終者自復之劉長至此雖衆正盈朝畢竟一小人在上終非可了之局惟一決而為純乾然後君子之責始盡陽明之德始完而國運始底于全盛矣象曰澤上于天夫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忘衷昔云祿恩澤也德即德怨之德陸象山曰至仁无恩至德不德公之以為祿予則必施私之以為德惠則必居忘者天人所

共惡也至于忌止為大盜積耳

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為咎

小人自有當決之罪君子不必動于意氣也初用壯而且前焉則躁率粗露无具甚矣往不勝為咎設戒之辭未至不勝也五字一氣讀言如是而往則不勝而為咎矣觀一為字戒辭尚在未往之先

象曰不勝而往咎也

不勝而往即為咎非待既敗始有咎也人可先以不勝自處乎

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



初壯趾三應柔四不當位五與柔比名為五剝實惟九二一君子主決耳惕則慮深如陳平燕居深念狄公以復廬陵為憂號則勢壯如交驩太尉密結五王自治之密如此雖陰賊暗起亦无憂矣小人心術暗昧陰謀不測故象以莫夜有戎

象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

君子自持其勢常至舉動過當為小人所乘二得中道則所以自處者絕无瑕釁可指此所以有戎勿恤

九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愠无咎三何為而壯頄正以處衆正之中而與愠邪為應欲自表暴以

別嫌明迹故徵色發聲使諸君子見信耳不知心雖白而小人之害至矣夫君子之決小人祇圖事之濟耳何必計形迹哉果有必決之心則雖獨與陰應迹處嫌疑終能決去小人而无咎矣始之見愠何傷哉謂之若濡則非真濡謂有愠亦非畏愠總言決小人者當隨遇行權不必拘忌諱耳

象曰君子夬夬終无咎也

事要論究竟君子信能夬夬終必无咎始雖蒙不白之嫌耐之可耳鄭狻如曰與其始之白于迹而見凶孰若終之白于心而萬全



九四臂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

羊乃兌之象上為成兌之主爻則羊當指上六四之居不安而

行不進者未得制小人之法即初之壯趾而不勝三之壯頰而

見凶也惟以牽羊之法制小人則與二之中道五之中行一同

小人可制而悔亡矣牽羊之解陳大士說最善牽羊者當其前

而與之爭則羊與人抗惟縱之前而牽制其後欲逸則繩約在

手欲止則鞭策在手陽順之而陰實制之此正夬夬中行之作

用也此與繫豕包魚包瓜一類聖人處置小人別無奇法不過

牽之繫之包之如斯而已雖至誠盡性曲成萬物而不為私者

不過如此豈膚淺之士所能聞而信之乎說他不信正是激之使信

象曰其行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聰不明也

當決之時只重能決故單釋次且句位不當則无才具故不得

制小人之術而不能遂其進至于聞言不信豈得為聰聰之士

乎甚矣四之不可不信也聰不明亦是激辭

九五覓陸夬夬中行无咎

覓陸二字諸說甚繁然總以九五切近上六取義柔邪狐媚最

易盡惑君心聖人恐九五心有所繫而不能決故策之曰夬夬



堅其必決之志耳。中行註謂不為過暴與中未光不合。惠謂五  
因與上比。如覓陸然。故聖人教其夫夫。然以迫于大義而夫則  
小人雖去而君心終未釋然。未免矯枉過直。隱憂又伏矣。故夫  
夫之後。隨繼之以中行也。古來石顯雖去而王商亦不能久于  
位。安石雖免而鄭俠馮京王安國亦不得寬其謫。則以朝廷之  
小人去而君心之小人未去也。聖人要之以中行。始得无咎。其  
慮深矣。

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

中未光，中字與中行中字一樣。五于中道，尚未光明。故聖人教

之以中行也。陳大士云：業已比奸而後決之，則其方決必有濡  
忍難割之意。既決必有追戀未斷之私。所以心之中道，歉于光  
明。心歉于中，則行亦未能中矣。故中行之戒，惓惓焉。

上六无號終有凶

君子理直氣壯，故乎號。惕號，小人理屈辭窮。至此復何言乎？故  
曰：无號非號之，而莫應，盖无可號也。

象曰：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

陳大士云：不可字在義理上說，自恃義理安得久長。見非君子  
之容實，小人自有以自取耳。



姤女狂勿用取女

姤旁以女非止訓遇兼有柔媚溺人意女字所象甚廣以造化言則陰也以人言則小人也以心言則私欲也當陽道全盛之時而一柔敢與之相遇即此是女壯姤以陰主卦而聖人只教陽以勿取易為君子謀也復第曰剛長姤即曰女壯君子之昌以漸小人之昌以驟也陳大士曰勿用勿字有力凡陰不能害陽陽自引之入也易道主陽故以進退之權屬之

彖曰姤遇也柔遇剛也

卦本以剛遇柔得名而此曰柔遇剛蓋剛之遇柔非其所欲也剛不欲遇柔而柔卒與之遇焉則所遇乃柔主之矣聖人書法如此亦以隱然著君子之情而暴小人之勢

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

長字平聲如義理優長之長凡人之可取者取其長也小人未嘗无優美可觀君子不悟從而與之使其勢盛力厚雖欲圖之不可得矣故戒以不可與長

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姤之時義大矣哉夫姤以一陰遇五陽而得名此遇之不善者也然不論卦之淑



遇○而○但○言○相○遇○之○理○則○遇○又○何○可○无○哉○天○道○盛○陽○而○與○地○之○陰○  
遇○則○品○物○咸○章○矣○剛○德○聖○人○而○遇○中○正○之○位○則○天○下○大○行○矣○以○  
此○言○遇○遇○豈○不○善○之○事○哉○而○无○如○遇○剛○者○之○陰○伏○剥○陽○之○勢○也○  
天○方○遇○地○而○身○萬○物○而○冰○堅○霜○降○之○機○已○寓○君○方○遇○權○藉○而○敷○  
治○化○而○萌○生○隱○伏○之○孽○不○可○必○其○盡○无○此○時○此○義○至○微○而○難○識○  
至○迅○而○難○挽○庸○衆○之○所○易○忽○而○聖○哲○之○主○所○為○凜○凜○戒○心○者○也○  
豈○不○大○矣○哉○天○下○事○利○興○則○害○隨○其○倚○伏○之○機○至○微○而○不○可○  
以○不○審○如○品○物○咸○章○天○下○大○行○之○時○豈○不○甚○盛○而○即○有○陰○邪○伏○  
其○間○然○則○人○可○狃○其○盛○勢○而○忽○其○微○萌○耶○所○以○方○言○相○遇○而○即

懷○隱○憂○故○嘆○其○時○義○之○大○始○為○五○月○之○卦○純○陽○之○時○一○陰○微○  
生○是○天○地○相○遇○也○中○夏○之○時○萬○物○潔○齊○故○曰○咸○章○中○正○只○說○  
得○位○如○中○天○下○之○中○正○南○面○之○正

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

張中溪曰風者天之號令所以鼓舞萬物命者君之號令所以  
鼓舞萬民風自天而下无物不遇而君之命令實似之盖人君  
尊居九五與下民本无相遇之理惟王言一布則下民快睹莫  
不鼓舞于下而君民之心始遇矣

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



初爻本義之說是矣。然上截戒小人，下節曉君子。語費周折，患有一說亦並存之。蓋易為君子謀者也。故于陰生之時，戒其止而不進，則得正而吉。往而不止，則見凶害。君子不可不自決也。蓋此時豕雖羸弱，而必至于蹢躅。理勢必然，不可過也。念及于此，何可往乎？如此，似于象辭更協。二陰長而遯，人能知之一陰生而繫，非識微見幾之士，未易言也。漢桓帝以陳蕃之荐，徵徐穉等五人，堅不就詔。此時黨禍尚未興，然機已先見矣。李膺諸賢退廢于節甫之世，何能避蹢躅之凶乎？

象曰繫于金柅柔道牽也

君子何以當繫于金柅而不進，蓋小人依阿澆恣，最善牽附而進。豕之蹢躅者，此也。念及于此，君子之及時而止，宜矣。

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

小人始生，惡尚未肆。在君子處置得宜耳。二切近初六，與初相遇者也。初尚未有顯惡，則當將誘包容之，以化其陰賊之心。馴其狠鷙之氣，則小人不至大肆。當无咎矣。倘以疾惡過嚴，不能包畜，使小人獠張肆禍，延及眾人，其害豈止一身一家已哉。甚矣遇小人者，不可隱隘而无度也。孝靈之初，曹節等尚未大逞也。陳蕃為國大臣，不能相容，乃白太后誅曹節。太后未忍蕃



反為節等所殺。于是復治鈎黨之獄。一時名賢皆及禍。此則陳蕃不能包魚而禍及衆賓也。包非一味含忍。有化誨鈐束作用在內。

象曰包有魚義不及賓也

初既與二遇。則制初之道。揆之以義。其責在二矣。豈可使之及于賓乎。此與虎兇出柙是誰之責同意。

九三臂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

始之初即去之上。始之三即去之。四去之。四惡相攻。思決之。而莫能自前。始三愛相攻。欲遇之。而莫能自制。為情異而无膚次。且

之象同也。說此文宜主制小人說。諸陽皆用心以攬陰。三見其勢之將至。欲坐而待之。而心則不安。欲往而制之。而勢又不能所以厲也。然不為柔牽。可无大咎。

象曰其行次且行未牽也

行未牽與柔道牽相應。九三雖不得遂其行。然不與小人同事。終不為柔道所牽也。

九四包无魚起凶

二曰包有魚。四曰包无魚。辭既相例。意亦類從矣。此文仍當作制小人說。二得中則有度能容。四不中正未免疾惡過甚。不能



色容小人自此生心。嫌。象由之起矣。凶能免乎。二比初。四應初。制小人之責。四與二均也。聖人于二欲其任之專。故曰不利賓。曰義不及賓耳。非謂色茹之責。四可不與也。故于其无魚而病之。從來小人之肆毒。每因君子激之。是禍因君子起也。故曰起凶。

象曰无魚之凶遠民也

民者小人在下之稱。又淳質无善惡之稱。四之不能色小人。以其後之必為惡也。不知小人此時惡尚未形。責之无名。棄之无罪。猶然无善无惡之民耳。以為惡人遠之可也。以為民可遠遠。

乎。四不知此而先開其隙。凶由已致矣。九五以杞色水含章有隕自天。

水之為物善附。初不曰進而曰牽。正水蔓之善纏附也。九五劉遭中正。故不以激烈敗事。而能以包容受小人之歸。如以杞色水然。杞高大堅實。象五之尊貴特立。水蔓柔繫。象小人之依附。親暱其類。雖不同。然不必遽絕。此正所謂含章也。色水含章之象。含章。色水之義。莫者作二事。五豈不欲以威制小人。乃姑為之色含哉。誠以陰陽消長之機。自有天數。時勢在陰。五安得與天為競。含章靜俟。則小人之運終必消落。終見天運之回矣。



不然小不忍而必以一擊為快其傷可勝測乎。漢惠帝三年，匈奴遺書襲嫚，後請和親，漢以宗室女嫁之。是時匈奴方強，漢兵力不及，是因其附而姑容之，所謂以杞包瓜也。迨宣帝元帝之時，匈奴浸弱，屢款塞請朝，非天運之回乎？武帝不能忍，而以征伐爭之，所喪遠足相當耳。章非章美，是英劉明察之意。張中溪曰：有隕自天，猶碩果不食而剝落復生，此言陰陽升降，消長循環之理也。剝之上九，天位也；復之初九，地位也。碩果自天而剝于地，復有生意存焉，豈非有隕自天乎？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

含章二字，豈是小可之人能及？以五有中正之德，則涵養深厚，自英氣不露矣。陳大士曰：含章地位甚高，當與篤恭不顯，不大聲色類者，與觀卦有孚顯若，下觀而化，意同。皆見小人之惡，難化自非聖人神化，不能有此也。說統曰：含章正是志不舍命，令人不甚關心，可以放舍之事，便放胆發露出來，其密，含于中，高者必其放舍不下者也。深慮之，人中心藏之，豈不能挽回世道哉。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姤角之解甚多，本義以无兩遇為吝，愚按此卦以柔遇剛，聖人



之所惡也。故曰勿用取女。若始角為无過當萃之矣。何曰上窮  
吝乎。大矣。諸解則曰高而傷物者角也。上九以此遇合。其誰與  
之。亦與卦旨不合。惟蘓紫溪曰。九五含章。渾然不露圭角。上之  
始角。如夫之壯頌。幾于淺露矣。此解甚有意理。陳大士以爭訓  
角。謂駁陰之道。宜包含。不宜力爭。解字異而意與蘓同。既云  
吝復云无咎者。終不失為自好之士也。蘓云。吾人當學子路。此  
上九无咎之義。

象曰。始其角上窮吝也。

居上則高亢不能包含。所以至于窮而吝也。



坤上  
兌下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萬物並育于天地之間。其不能不相萃者。物理之自然也。至于

致萃之理。與保萃之道。則存乎人。无以致之。渙而不屬。无以保

之。合而終携。故一卦詳言萃聚之道。欲人之善其所萃也。首言

王假有廟。蓋萃道之至大。莫先于此。程傳所謂群生至眾。而可

一其歸仰。人心莫知其鄉。而可使其凝翕。鬼神不可廢。而能致

其來格。天下萃合。人心總攝。眾志之道。非一其至大。莫過于宗

廟也。利見大人。說與蹇象同。即屯建侯之意。此句雖是說天下



宜見大人語氣却是承王格有廟來是對王者說不是對天下  
人說亨利貞以下俱是與主萃之王者說不得如時說一句說  
王一句說士蓋說王義全說士義狹也先說王假有廟繼以  
利見大人極是有次第蓋萃天下之大端盡于此矣首格先靈  
以聚一世之精氣總標皇極以受天下之會歸如此而萃道不  
大通身至其所萃者一皆出于精往神來聖作物睹之正理而  
絕非約結婚悅之私故曰利貞當此之時萬有輻輳人心協從  
凡用可以從厚以昭物力之聚且可以往而有為建置興革无  
憂其不給矣萃時之善如此假廟之義與武周達孝而治國

如示掌同用大牲雖是根假廟來其實用字不止祭祀程傳云  
上交鬼神下接民物百用莫不皆然蓋當萃之時而交物以厚  
天下莫不同其富樂矣身者得其所萃往者可以有為大牲  
是象非專是牲牲

象曰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

順以悅俱在一人身上說民順君說乃時講之惡套先儒原无  
此辭觀下故字則上二句乃致萃之故也若先言民順則已是  
聚了着故字何為主萃者內順理而不拂外惠和而不戾以剛  
中之德應中正之臣則民歸樂只之父母士趨折節之朝廷四



海率俾以是故耳

王假有廟致孝享也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順天命也

致○字○重○王○者○以○孝○治○萃○天○下○故○首○致○其○孝○享○于○祖○考○致○愛○則○存○  
致○慤○則○著○極○至○而○无○以○加○也○利○見○大○人○亨○不○重○見○字○只○重○大○人○  
以○大○人○而○聚○天○下○无○非○歛○錫○會○歸○之○理○其○聚○豈○有○不○正○乎○此○所○  
以○有○利○貞○之○辭○也○天○命○无○言○但○時○當○豐○聚○而○故○拘○于○樸○嗇○粗○  
于○苟○安○便○是○逆○天○之○命○故○宜○用○大○牲○有○攸○往○或○問○君○子○處○豐○  
不○忘○儉○如○何○聚○之○時○便○宜○用○大○牲○不○知○人○君○席○繁○聚○之○勢○而○侈○

于○自○奉○不○可○也○若○夫○郊○天○祀○祖○禮○賢○饗○賓○行○慶○施○惠○嘉○政○吉○典○  
豈○可○藉○口○儉○樸○而○喪○大○體○即○天○意○亦○不○欲○其○如○此○矣○故○曰○順○天○  
命○損○時○用○二○簋○聚○時○用○大○牲○皆○天○理○之○當○然○利○有○攸○往○首○趨○  
物○力○盛○時○建○功○興○利○以○貽○百○世○之○安○亦○是○天○心○所○欲○  
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徐○進○齋○曰○天○地○萬○物○高○下○散○殊○咸○則○見○其○情○之○通○恒○則○見○其○情○  
之○久○萃○則○見○其○情○之○同○不○于○其○聚○而○觀○之○情○之○一○者○不○可○得○而○  
見○矣○

象曰澤上于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澤水所聚也。澤上于地，是衆流歸聚萃之象也。時講以草木滋  
盛，解卦甚萃，極似此。故二象大畧相類。澤得地根，則聚而不  
洩。禹貢曰：雷夏既澤，大野既豬。彭蠡既豬，震澤底定。是也。倘隄  
防一疎，則奔鬻震蕩之害，不可言矣。君子之聚天下，亦然。武備  
國之隄防也。豈可不除治朽救，以備非常乎。

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為笑，勿恤往无咎。  
此卦爻義，惟陳大士之說最善。其謂初爻云：在萃之時，當利見  
大人，不當萃于私室。初為二引，有孚于五。然四以正應相求，則  
孚不克終，而亂萃四矣。當此之時，若更呼號于五，衆必以為反

復无定而咲之。然畢竟五當萃者也。四不當萃者也。笑何足恤  
乎。惟當竭蓋公室，不貳私門，則有孚不終之咎免矣。萃之時  
只當從君，不論正應，易无典要也。

象曰：乃亂乃萃，其志亂也。

人之所從，決于志。志先自亂，故四得而求之。然則初欲堅其孚  
而往，非先治其志不可。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

陳大士云：六二中正而應，得利見之正者也。而與初三同體，初  
應四三比四，則背公植黨。此同體者之累也。為二計者，惟當牽



挽兩賢去四而萃于五庶得以人事君之善而可以塞咎矣。孚字陳大士謂孚于初三然畢竟作孚于五為是二之牽初三而萃于五非希功非邀譽一本于忠愛之實念只此一念自足見信于君父維樸誠自獻不有鑒之于弥文之外者乎。櫛者物未備止以聲樂交于神明夏之祭也秋嘗冬蒸則薦新備物象曰引吉无咎中未變也。

陳大士云爻言引象言變皆從四生初應四而三比四苟非二之引幾為四黨矣苟非中德有素豈能不與初三俱變哉卦所謂利見大人利貞二蓋以一身關輕重焉。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

陳大士云諸臣皆萃五三獨比四趨附權門者也而以不獲上為嗟又其本心之明也計惟從君猶可免罪然而奉公之念弗純亦小吝矣此亦本鄭說最是

象曰往无咎上巽也

上巽謂上順九五三至五為巽體故云

九四大吉无咎

陳大士云卦惟四五兩剝五為萃主四不中正而迫近之其受天下之萃擬于五矣能无咎耶盍以光明之心行正大之事純



然一出于善。庶招權植黨之咎。不得而加焉。不然咎不免矣。

象曰大吉无咎。位不當也。位不當是德不足。未免招權植黨。故戒以大吉。郭白雲胡雲峰之說。雖巧合。然非孔子本意。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无永貞悔亡。

萃而曰有位。是權之所在。衆不能違也。然徒揖之以勢。安能保其盡孚。故反身之學。重焉。无咎。根位字來。天下之勢已萃于位。為無咎矣。天下之心未孚于德。寧无悔乎。匪孚。正是悔亡。由于无永貞。則匪孚亦其无永貞者。有未足也。呂仲木謂四在

下以分其萃。而五不得專。故匪孚。恐未然。无永貞。總一德字。不必過析。所謂一人无良。萬邦以正也。胡雲峰曰。比獨以九五為主。故卦有元永貞之辭。萃有兩陽。故无永貞。獨歸之九五。

象曰萃有位志未光也。

位字與志字相應。言萃而徒以有位。則志猶未光也。所以必求之元永貞之德也。志者心之所之。蓋求萃天下之念也。五陽剋中正。安得有暗昧之志。以其居悅體。或有約結籠攝之訟卦辭。利貞正戒此也。然能反其无永貞之德。終无負大人之責矣。上六齋咨涕洟无咎。



上六乃大臣當謝事之時。衆不歸心。而无所萃也。猶偃然居四  
五之上。其敢安乎。故恐懼憂戚如此。所謂寵利難居者也。周用  
齋曰。古之人。朋來則樂。不得于君。親則怨。然則號嗟悲泣。豈過  
也哉。其中不是空空。憂懼有儆。戒修德意。所以无咎。  
象曰。齋咨涕洟。未安上也。  
安字正與危懼相反。上乃尊位。而處勢孤危如此。故未敢偃然  
自安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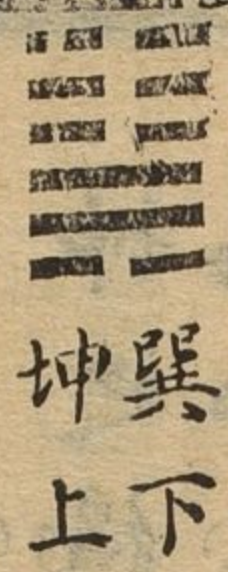
大易辯志



大易辯志

天都 張習孔黃嶽父著

徑 陳慶徵閱  
滙 參



巽下  
坤上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

六十四卦之變。除剝觀否遯姤乾坤七卦外。皆柔以時升者。何  
獨于此卦名之。此乃本義之悞。而學者局守衷旨之陋也。茲特  
舉先儒之說以正之。按程傳云。柔升。謂坤上行也。李隆山曰。陰



陽二氣迭為升降。未有陰常降而不升者。反萃而升。是二陽降居下。三陰反居上。故曰柔以時升。胡雲峰曰。剛而在上。常也。柔升于上。時也。是皆以坤言也。然泰臨夷復師謙。皆坤在上者。何獨此卦為升。蓋此卦下為巽。巽務入。則升而上者。愈見其安矣。坤之得遇巽也。時也。此所謂柔以時升也。由此觀之。則卦辭當主君道。非言臣道矣。君而升于德。則道隆神聖。升于業。則治晉雍熙。其為元亨。何如。然君之所以善其升者。非獨主德懋也。蓋亦有翼贊之功焉。故用見九二之大人。如此。則有主有臣。可不必憂恤。而登三皇。咸五帝矣。胡雲峰曰。易以陽為大。凡言

大人。皆陽爻也。六五能下應九二之剛。中則不必憂。而有南征之吉。時說謂臣宜見君。謬甚。元亨中。已包南征吉了。用見大人。以下則原所以元亨之實。利見者。上文辭義之外。更有兩利用見者。即上文而見其有此用也。元亨兼言德業。南征吉。單就治道言。觀彖傳志行句可見。勿恤不必泥。只是不消困心衡慮意。彖曰柔以時升。柔以時升。說見卦辭。作文只作徽柔之主。升而在上。此卦之所



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

巽而順乃柔君之德沉潜而順理也。然在大亨之前有此德則賢者自樂為之臣。故剛德君子上而應之德業之日進无疆。良以是耳。巽亦順也。巽而順則順之至矣。此在進脩上說。即大象所為順德也。君既柔而得剛中之臣應之。亦有相濟之美。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南征吉志行也。

用見大人剛中而應句已有了。故不必釋。而單釋勿恤二字。盛治難臻。盖有怵惕危厲中夜以興者。茲曰勿恤。其慶何如。慶非慶。其勿恤慶其治之易臻也。凡易中慶字除餘慶外俱從天下

起見。勿恤即是有慶。允升大猷。君之志也。南征而吉。其志行矣。君之勿恤為天下慶治之前進。為君志行可見。君與天下原是一體。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山上有木，或橫偃，或垂或輪，困此屈故止。曰漸。地中生木，不出土不已。故曰升。順字不當作慎。彖傳曰：巽而順，即順德也。順即馴。致其道。馴字之意。如文言亦以順字解。馴致。朱子曰：因其固有之理，而无容私焉。順之謂也。程敬承曰：幾希之存，達危微精一之理。幽獨之謹，致中和位育之全。



初六允升大吉

卦之所以為升者以六五一爻當之初六以上則仕進之升也。允升以信而升也。信字屬初如獲上信友之信皆指本身言非指他人言也。二剝中而得君初以巽順之德取信于二故與之同升而大吉。胡雲峰曰晉三衆允下為衆陰所信也升初允升上為二陽所信也以陰信陰不過悔亡以陽信陰故大吉。

象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易喻曰允在升先志在允先志固所以作其信也。張彥陵曰能合志而後允升見士君子之相為援引不可以虛聲動也。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

二惟以孚誠上格乎君乃可直任朴忠而无所避忌。咎即用禴之咎也。未信而用禴未有不護謫者。用禴不止是簡畧儀文。楊誠齋看得極好曰用禴有直率之意。或遂事而不為專或衡命而不為恃皆用禴之義。單言簡畧有何深義。

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

喜即明良契合之喜。然必推本于九二之孚乃得有喜。豈倖獲哉。

九三升虛邑



九三但言其進往之亨泰而不推原其所以致此者何也九二以孚誠得君是用禴之喜二所致也九三則適值闢門尚賓之時士之易于進也皆君相之賢也故聖人重慶其時而畧言其德三非无德也時尤重于德也

象曰升虛邑无所疑也

升虛邑但慶其時之亨泰无所疑則歸于君相之无尼阻矣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

王者升中祀天登高望秩不偏祀一山也文王帥彼天常小心謹翼但脩祀事于境内之山不敢越分而舉禋祀也四近君而

德柔正小心順事无失臣節其象如此吉者臣道之純无咎升无僭踰之失

象曰王用亨于岐山順事也

臣道惟一順以順事君雖三分有二不以渝其純衷也享于岐山不足以盡其事然可以徵其順矣

六五貞吉升階

貞即順巽與應賢也五質柔恐其執德不固故以貞懋之如此則王心純而吉而治漸升于上理矣階雖易升而有級如階之升則風移俗易之内不失淺深節序之宜王道之无躐取可



知即此逾見其貞矣

象曰貞吉升階大得志也

大得志與彖傳志行相應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貞

升未嘗不善然昏冥以升則有不當升而升者人不各有不息

之貞乎此當升者也而奈何冥升為君子自強不息文王純

亦不已此不息之貞也程傳曰以貪求无已之心後于進德

則何善如之易喻曰不息于升必息于貞不息于貞必息于升

胡雲峰曰豫震動在上故微冥豫者動其悔過之心而變之升

坤順在上故戒冥升者順其不已之心而移之皆易說之有意  
味者也

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升極于上无可升矣猶冥行而不已吾見其日消亡而已安能

又有富益哉富字對消字看不是富利之富言此欲其自知无

益而止也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雜卦傳曰井通而困相遇困對井井為通則困乃不通之義故



處困首言亨。所謂對症之藥也。他卦亨字是占辭。惟此卦是所處之道。君子剝明之德。超然自伸。直養之氣。浩然獨往。何時不是亨的。但困之為境。以揜抑不通。而名以不通。映通而通。乃更顯非君子更有亨通。以處困也。困而亨。即是貞亨字。便盡處困之義。貞吉无咎。不過是足上意。亦深美其亨。而見能此者之不易也。德隆道大。謂之大人。吉者能盡道。无咎者无疚惡。未向非戒以務晦。默謂不必自鳴其困也。若綱常道義所係。何不可不言。使言之而得禍。吾正氣伸矣。此亦困之亨也。黃貞父曰。所謂亨者。如天空海濶。有不加不損之妙。不特无禍福利害。亦无

失得是非之可言。方謂之樂。天知命安土。敦仁。程敬承曰。有言不信。非人不信也。信者安義命之實心也。困而有言。則心不安于義命矣。益取困窮。非又加一分困窮也。只是終身束縛其中。而不能自脫身。既困而心又困。若益之困耳。亨者心之通。貞者事之正。惟內亨。故其外正。二字一串。彖曰困剝揜也。不曰柔揜剝。而曰剝揜。即此可見其无怨尤處。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貞大人吉。以剝中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



險以悅。即是困而不失其所亨。如曰卦德有履險而悅之義。擬之于人。是身雖處困。而其中原有所亨。不以困而失也。伊何人哉。其惟有學有守之君子乎。其字兩字俱要着。其者當身固有。不闕世途也。所者確有真際。不涉浮游也。自其學問之純全。言則曰君子自其人品之隆重。言則曰大人。剛中是釋大人。不是釋吉。如曰困不失亨。則固貞矣。而乃稱為大人。何哉。此卦二五。剛中。剛不屈。中不激。德高道大。有大人之象焉。故不徒曰吉。而曰大人吉也。夫大人以道德處困。安有窮時哉。若彼養不足。識不沉者。所尚惟口。乃取困窮耳。此卦辭所以有有言不信之戒。

也。二五剛中。只作一人。看秉旨云。困之移人。非乘其柔荏。即乘其於激。非剛與中合。不能亨貞。

象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節義之志。人皆有之。其不能自遂者。視命太重耳。委置其命。則惟有一志。暢然于天地間矣。

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

古人席地而坐。則行者以趾為下。居者以臀為下。臀着地則安。着于株木。則不安甚矣。夫處困者。貴乎心亨。今在下居而不安。是與心亨者。異益重之困耳。故有幽谷三歲之象。不安。屬心。



說

象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

入于幽谷者初六之心自生銅蔽吾見其幽而不明也幽與幽

相召宜其有入谷之應矣幽是本心昏昧不明是暗于事機

九二困于酒食朱熹方來利用亨祀征凶无咎

酒食人之所欲也欲之而不能勝則困矣戮力中原康濟時變

君子所欲也欲之而不能給則困矣然二雖竭蹶不遑每懷靡

及而盡瘁之忱固有鑒之于君上者罷眷眷願二之任益不容

解矣當此之時惟益抒忠悃不以時勢之棘而遂懈其賢勞之

心則雖躬瀕險難而報主之心盡矣雖凶何咎困于酒食是

一時勞瘁之意非終不能濟也享祀是竭誠報主然非別有所

報即益勵其所為困于酒食者以為報耳凶字即是上困字

不是不濟而凶蓋乘危蹈險不敢頽極之意

象曰困于酒食中有慶也

二雖困于酒食然有中德終能濟困而慶及天下矣中者心

亨之本有此中德自能不躁不激何困之不可濟

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

困之為卦以柔揜剛則柔乃剛之敵也然柔雖病剛而剛无見



此○之○意○為○小○人○者○亦○和○于○君○子○而○可○矣○三○不○知○此○上○欲○犯○四○下  
欲○凌○二○不○知○四○不○可○犯○也○其○堅○如○石○違○自○困○也○二○不○可○凌○也○其  
劉○如○疾○藜○胡○能○據○也○不○必○困○而○自○困○不○可○據○而○妄○據○名○辱○身○危○  
三○至○此○何○歸○乎○雖○守○其○故○武○求○其○黨○類○而○既○辱○且○危○物○莫○之○與○  
雖○妻○亦○不○可○得○見○矣○此○爻○須○照○係○辭○說○人○生○在○世○不○能○无○困○但  
宜○困○所○當○困○耳○以○君○子○而○遇○小○人○此○不○得○不○困○若○九○四○則○君○子  
也○三○與○之○衡○而○見○困○則○非○所○當○困○而○困○矣○豈○得○與○節○義○之○士○同  
哉○入○宮○是○息○其○犯○四○凌○二○之○心○而○退○安○其○故○  
象○曰○據○于○蒺○藜○乘○劉○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不○祥○也

君○子○雖○困○而○道○德○之○威○自○凜○然○難○犯○三○之○取○象○于○據○蒺○藜○者○以  
其○乘○者○劉○三○不○得○而○凌○轢○之○也○至○于○入○宮○不○見○妻○不○祥○甚○矣○何  
莫○非○三○之○自○取○哉

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

論○六○爻○之○體○則○柔○為○劉○之○異○類○論○應○與○之○常○則○初○為○四○之○正○應○  
君○子○與○人○盡○其○道○而○忘○其○私○履○其○常○而○任○其○變○故○初○有○困○四○來  
而○拯○之○也○徐○徐○者○才○力○不○及○非○故○緩○之○困○字○屬○四○從○諸○爻○之○例  
也○諸○家○皆○以○困○字○指○初○悞○矣○蓋○四○既○拯○初○則○初○之○困○即○四○之○困  
為○人○謀○者○如○為○己○也○初○之○困○不○能○即○濟○故○吝○終○必○相○濟○故○有○終



說者多以邪不勝正為有終大謬邪正二字易道大開豈可以  
初為正而二為邪乎。信陵救趙合此文義。

象曰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

聖人恐以徐徐之迹而沒其汲汲之心。故表之曰志在下。人患  
无志耳。苟有其志。雖才力不足。終必濟初而有與矣。

九五剝則困于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

剝則傷于上下。以上六為上。是矣。以九四為權臣在下。非也。上  
下統指三柔。陳大士云。三柔據五之上下。官府近習蔽而君德  
滅。官邪民慝作。而君業虧。可謂剝且刑矣。此說極當。剝則傷

于上下。此上下以爻位言。困于赤紱為受困于下。此下字以名  
分言。傷于上下者。言上下皆匪人。未說到受困上。至困于赤紱。

方說為其所困。小人在側。不可以旦夕不能恐。而悻悻于一

決。惟徐圖之。則奸慝去。而國脉不傷。故曰有悅。悅字妙。所謂決

而和也。然小人之熒蔽。每由君心自開之隙。果其湛然齋肅。如

祭祀然。則君志清明。小人不能食其意。何利如之。

象曰剝則志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

人君以朝野清明為志。上下皆小人。故志未得也。中直者。五  
有中德。故能不激不縱。而正小人之罪也。直乃曲直之直。小人



救君其理不直去之則正氣伸而直矣。利用祭祀則君心齋肅。小人永不能救。天下咸受其福矣。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動悔有悔征吉

葛藟臲卼俱是上六之心纏繫憧擾所謂困心衡慮也。不能心亨動與悔隨矣。然人恒過然後能改。果其悔悟前非。坦然心亨。无縈无擾。則何入而不自得乎。征无不吉矣。吉字惟夫人足當之。上六非所能也。以此昂之耳。曰動悔猶曰惟有悔之可言耳。

象曰困于葛藟未當也動悔有悔吉行也

處困自有得當之道。困于葛藟豈為當哉。惟動悔而有悔。則是以吉道而行。而无未當之失矣。爻言動悔而有悔。則可征而得吉。象言仰此有悔之心。便是以吉而行。而所行之吉。又不待言矣。

巽下坎上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沈至亦未繡井羸其瓶凶

按繫辭井德之地也。則此卦乃論性學。作王政解者。時說之陋。先儒原无此說。邑自人為井。由地脉邑人也。井天也。人事萬變。而天性不遷。改邑不改井也。无喪无得。大行不加。窮居不損。



也。往來井井。萬物皆備。天下歸仁也。汔至以下。擇乎中庸。不能  
期月守也。胡雲峰曰。澤无水為困。命也。澤雖无水。而井則有  
水性也。知困之義。則知安命。知井之義。則知盡性。易為性命之  
書。而言之明且切者。莫困井二卦若也。改邑不改井。井之體也。  
性靜而定也。无喪无得。往來井井。井之用也。性動亦定也。汔至  
以下。其知之而行有未盡者乎。陳夫子云。盡性功夫。非特賢人。  
即至聖。愈不能已。此其所以戒羸瓶也。往來井井之義。甚精而  
宏。蓋人同此性。吾盡吾性。則人亦得以性。其性也。此與至誠盡  
性。而盡人物之性同。

彖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

巽乎水而上水。只就卦象以釋名。卦之義。下句乃就學問說。

井泉之脉。雖出于自然。而上出其水。則由乎人力。以此觀之。則  
人豈可以性為天授。而不思學問之功哉。人之所性。存乎其養。  
苟得其養。則大本立。而達道行。溥博淵泉。時出而不窮矣。中  
庸尊德性一節。正是養道。

改邑不改井。乃以剝中也。汔至亦未繙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  
凶也。

人性實體自然。非可得而改也。此卦以剝居中。性體全矣。故有



改邑不改井之辭焉。夫復性之道。至善為期。幾至而未至。尚未底于成功也。此時而廢于半途。則人禽從此判矣。寧不哀哉。劉字只作實體自然。劉中者。劉德在中。中字不並。觀是以二字見得幾至未至。雖未成功。尚可加功也。豈得為凶。惟于此而羸瓶。則凶矣。功如中庸成功一也之功。

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大象每多推廣。只取其象。不必盡合卦旨。水本在下之物。而木能出之于上。民本在下之物。而君能勞之于上。其象正相類也。然使民无鼓舞樂趨之忱。國家能得其力乎。故君子有以勸

之。使其相助于我。雖勞不怨矣。舊說似于象義不合。相者。助也。使民助我也。勸者。平日愛養教訓。有以激發其子來終事之心。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

柔虛為井。剝實為泉。初陰柔則无泉。井无泉。則但有泥而已。不食者。无可為人之食也。此士之不脩而无用者。改邑不改井。凡井皆舊也。此何獨以舊井稱。蓋往來井井。則井以汲而日新。泥而不食。則為舊井而已矣。象義云。北方謂轆轤之軸為禽。所以運縞汲水者。此解與象辭相合。當存之。



象曰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舍也

下是人品滲下士貴有用於時為時所舍其无濟時之德可知矣

九二井谷射鮒甕啟漏

二剗中有泉矣无應故无汲引之者此所以僅能射鮒而不能土出于甕也胡雲峰曰二无應而下昵于初以井言如井旁穴出之水僅能射鮒以汲井言如救甕不足以土水而反漏于下鮒指初也二既无應于上胡為射鮒此非暱之也古之君子得志則澤被天下不得志亦隨所遇以盡其道式訓後生推恩

黨里皆其澤也

象曰井谷射鮒无與也

井僅射鮒非其志也未受主知而无與耳豈其才德之不足哉

九三井渫不食為我心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

初以泥而不食外在初也三以渫而不食伊誰咎哉此所以為我心恻也我字或謂属三或属旁人皆非我者周公自我如自我西郊之例井有井泉而不自言周公繫爻至此恻然憫恤而不能已也不覺筆之曰為我心恻斯吐握之敦懷乎為我心恻之下復申一語曰可用汲愛慕愾嘆之聲悛然可聞于是復盱



衡冀望曰王而明乎必汲之而並受其福矣何為而不食哉  
並字指士與王蓋言王如汲士其福非士一人受之王亦並受  
之矣是歌動王明之意

象曰井渫不食行恻也求王明受福也

往來井井則井者行人之所取濟也井渫而不食其如蒼生何  
故行道之人猶以為恻况繫爻聖人能无心恻哉其所求望于  
明王者蓋以福予之而冀其受也豈有苦難重累于王者乎何  
為而不明也求王明是夫子指周公言

六四井甃无咎

不曰甃井而曰井甃蓋甃井者已甃之井成功之後也井甃者  
井而需甃加功之初也井字微讀言六四之井而能甃治則无  
咎不然咎能免乎大全曰甃所以禦泥而達泉也孫氏曰  
渫井內以致其潔甃井外以禦其汚蓋剗泉內生柔泉外受不  
甃則泥滓汚濁至矣惠按剗泉有諸已之善也柔泉取諸人  
之善也取諸人以為善亦與在已者同矣四之甃治蓋繫已以  
為受善之地也能受善則亦能與人善不猶然剗泉之能濟物  
者哉无咎者无汚濁不濟物之外也若謂柔必无泉則脩治何  
為



象曰井甃无咎脩井也

脩字是已成實字不作用功修治者如脩士脩能之脩言井而能甃則為修美之井矣此其所以无咎也若作虛字看與爻辭重複无味

九五井冽寒泉食

郭白雲曰冽言井之脩潔主人言寒言泉自然之性主天理言人事學也天理命也兩得之斯為至矣程沙道曰水始生曰泉水之正性則寒坎北方也陳大士曰此聖學純而王道自裕者五剛中正為井之主正是原泉得于天者純備于人者至象

水既冽且寒甃潔皆无咎論一人建中表正天下化中歸正其

井養而不窮者乎不言吉利者最有深意聖學盡人盡物只是

盡性功利不足言也意思重在寒泉寒泉其本真食其餘事耳

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

學問不本德性終不宜于世用寒泉而能為天下食總以德之

中正一性與萬性合耳此處不重寒泉單疏一食字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

諸爻或泉或不泉皆言在己者耳未嘗出出于世也五之食言

其能為食也猶曰天下歸仁焉脩己安百姓耳至上爻方言上



出之功有合六爻為一井之象。故此爻全在功用。上說泉之下生者。貴在剗。剗則有以實其源泉。之土行者。利用柔。柔則无以塞其流。此爻坎口不揜。故任人汲取。而勿幕。勿者戒。辭有孚者。戒其常常勿幕也。本義其出有源。句此當向剗爻說。不當向上六說。諸爻未嘗言吉。此獨言元吉者。諸爻主德。此爻主業也。言德不欲倖功利。言業不妨及效驗。元吉者。天下无不被其澤也。

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

邵國寶曰井至于深。君子修己之極。井道之小成也。井至于收。

君子及物之極。井道之大成也。



革已口乃亨元亨利貞悔亡。

天地之化過而不停。理未有不革者。不革則世道腐而生機絕。故變革之理甚大而精。天地萬物俱有此一卦。六爻所言上極氣機之運。下推王道之隆。以及人事之殷繁。物理之消息。莫不有變革之道焉。學者隨遇求之。此理俱得。辭主革命。從其大者耳。革有天地自然之革。有人事當然之革。天地之革所以開人。人事之革亦以憲天。故革道脩天之四德。要期于革之當而



已矣。革而當則天地不言之教乃在人事。改制改物之中。此帝王所以代天理物而為世道之斷不可无者也。已日乃字即文已日乃革。革言三就之意。言改革之道不可輕率。必需遲審慎。至于已日而後可信于天下也。舊說小民難與慮始。必隔日乃信。此語近于權術。乃襟霸之事矣。聖賢舉事。豈有不先信于民。而使其徐悟于事後哉。且上言革。下言元亨利貞俱就王者身上說。忽從中插入小民慮始一語。揆之文氣似不如此隔絕。他卦元亨利貞為占辭。此言所革之道必通行无碍。而出于至正方得悔亡。悔非災。悔如詩其德靡悔之悔。蓋改革之際。聖

心亦有惕然不寧處。然其事皆順天應人。終无不憚于心。此為悔亡。蓋悔者帝王致謹之心。湯曰予有慚德是也。悔亡者帝王當行之事。詩曰無二爾心是也。

彖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

諸家于此節多衍出大道與理。然以相息為相成。謂水火并用而不相无。此則東坡倡之。而陳大士和之也。愚謂革者革彼而從此去其一而存其一者也。相成并用。何以為革哉。以水火為相成。何以處二女之不相得者乎。看來水火相息。只從本義。火燃水乾。水決火滅。二語甚當。既濟水火不相革者。坎為水之真



性二體。敬應故不相。革而相交。革上為澤。澤乃水之變。與真火不相受。故相遇則革。王輔嗣曰：凡不合。然後變。乃生。蓋澤居火上。猶之少女居中。女上情理乖違。必生變矣。

已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

革何必已日。蓋聖人舉事。不敢冒昧。嘗試期于一革。而即信之。故不得不審慎也。然則孚豈在革之後哉。當革而即有以信之矣。信之之字。着力言人君以此而信。其下不是人之信我。文明以悅。是大亨以正之本。二句不平。惟其有明悅之德。故所行必是大亨。以正的。革道必如此之當。其悔乃亡。不然。雖百姓已。

孚而吾之本心。終不能憊然也。悔易亡。乃者難之。之辭。明則能灼義理。悅則不拂時勢。

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

夫革之為道。豈尋常小可之事。而可意為更改乎。此道天地以

之成四序。帝王以之應天。人其時極大。而不可忽也。信乎革之

宜當矣。此節贊革道之大。正見革不可不當然。革之當處。只

一時字。盡之。自呼吸吐納之微。以至改物更制之大。一刻違時

便判順逆。文言曰：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其理精矣。

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曆明時。



陳大士曰澤中有火是鼎烹之義。注澤而火之則火氣入澤變  
腥成熟。革其性未嘗滅其性也。治曆明時變舊為新。革其時未  
嘗滅其時也。按曆字時解作曆書。大全曰曆謂日月五緯之  
躔次。時謂春夏秋冬之次序。推日月而後可定四時。故治曆所  
以明時也。二說不同。并存之。裏旨云。設占步之法。以推天象  
運行之度。立布美之術。以察氣機旋轉之變。于以明乎四時。使  
晦朔弦望之不愆。分至啟閉之一定。則七政齊而百揆叙矣。  
初九鞏用黃牛之革。初在下非中。初體健。非順。黃牛之象。何所取哉。愚謂此正為二

爻。巳日之張本也。黃牛指二。蓋二中而六順也。初雖當革時。然  
尚在初。豈可遽革哉。堅固自守。以其事遲之。于黃牛之二。可也。  
惟初有鞏固之守。故二成巳日之革。用字作推。待意看革字。  
仍從卦義。不作皮常。

象曰鞏用黃牛。不可以有為也。

初何以堅固自守。而以革道歸彼黃牛哉。蓋此時固不可以有  
為也。不可二字最嚴。直斷之以理。理不可為。即所能為。與所得  
為。皆所不為矣。聖人之慎于革也如此。

六二巳日乃革之征吉无咎



卦辭已日重在信字此則逐言詳審至已日可以革矣蓋革道  
固忌疎率然已詳審而復濡滯不決則人懷急安事失機會又  
以不革而生患矣故聖人直決之曰革之所以勸其斷也征字  
在革之後革是去故征是更新諸說多以此爻為臣道以征字  
為往從于五意似添設且臣道无成豈可先言革之而後往以  
從君乎六爻只論革道不分君臣為是

象曰已日革之行有嘉也  
嘉是嘉美之功蓋弊去而利興也徐進齋以爻九言嘉皆二五  
之應舉隨遯為例故征字為從五不知離之有嘉亦言功也豈

專主二五之應

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

革在征先是去弊而後興利也征在革先是弊尚未去先有所  
行失更張之序人不我信凶能免乎即事出于至當而貞難不  
凶亦厲矣凡此皆躁率之氣為之也惟申重詳慎改革之言至  
于三就則下之人朗然知吾意之所在而群信之矣向使早出  
于此何至于凶而厲乎漢哀刑賞未清終不能行師丹之田  
議宋神新法未去終不能省蘓軾之三言蓋興革相因如水火  
之不能并處也征凶由于衆志之未孚未孚由于革言之未就



至革言三就而有孚則不言征而征可吉矣

象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

何之猶俗言再沒去處心无遺慮事无遺理也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

四革離而兌是已革矣已革而能悔亡其為革而當可知惟其

悔亡是以有孚惟其有孚是以改命吉悔亡是无惡于志有孚

是天下信之改命吉是新政之行吏習民安也孚在悔亡之

先而直貫于改命吉之後不是悔亡之後又必有孚虞仲翔曰

將革而謀謂之言革而行之謂之命胡雲峰曰下三爻方欲革

故○而○為○新○故○有○謹○重○不○輕○之○意○上○三○爻○則○故○者○已○革○而○為○新○故○  
不○言○革○而○直○言○改○命○至○鼎○則○曰○凝○命○革○而○後○可○改○改○而○後○可○凝○  
也

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

改命而得吉蓋天下信其志在利民也苟无其志下將何者以

為信乎改命者先辨其志可矣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

衷肯云陽剗中正為革之主是大人革命以有天下者皇猷帝

治煥然一新翕然改觀所謂虎變也此大人道德之威神化之



宜自然明著動變。四海從風而靡。豈待占決而後天下信從哉。  
 盖未占而已有孚矣。愚按占字是大人揆理度勢之時。盖占  
 決之而後革也。有孚當在大人身上說。所謂占在未革之先。孚  
 又在未占之先也。蘭廷瑞曰。乾之飛曰龍。革之變曰虎。要之  
 為大人則一也。堯舜之揖遜。天下惟德之見。故曰龍湯武之征  
 伐。則有威存焉。故曰虎。胡雲峰曰。下卦言革。上卦言改。言變。革  
 道愈進而愈成也。變者即孟子所謂過化存神。天地同流而非  
 區區小補之事矣。但曰虎變。似從功業上說。故下句復推其  
 本。

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爻言虎變耳。未知虎變之為文也。故象申明之。此一變也。其字  
 宙之所快觀。萬世之所景仰者乎。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

九五革命之後。至上六則天下風移俗易。而革道成矣。當時之  
 君子敏德好修。而光輝發越。其小人亦從風易向。遵王之道矣。  
 至此而復有所往。則反紛更多事。而取凶矣。惟居守成業。與君  
 子小人相安于蕩平之化。可矣。居貞有功。夫不死事。亦不生事。  
 此處極難斟酌。執持故以居勉之。居字宜体。項平菴曰。革面



非面革而心不革也。若心不革，何以謂之有孚面者，向也。謂易向，導王故曰革面。

象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

上以文治，故君子服習聖朝之教，其文亦蔚然可觀。所謂賢者得其大者也。小人革面，豈有所畏苦而勉從哉。蓋已順以從君矣。曰順，所以表不倍之忱。曰君，所以著尊王之義。君子有道德風采可觀，故曰文蔚。若小人則但見其奉法從令而已。虎文踈而著，王者之模。豹文密而理，賤人之采。此炳蔚之別也。

大易辯志

大易辯志

天都 張習孔黃嶽父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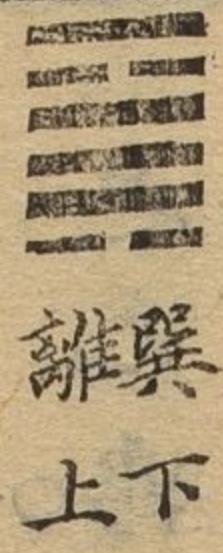
男士麟

參

汪

溪

閱



鼎元吉亨

大全胡氏謂制鼎在畫卦後。果爾，則伏羲立此卦時，胸中主何意義。按史，伏羲養六畜以充庖厨，且以為犧牲享神祇，故號為庖犧氏。則鼎烹之制，伏羲時已有。故于因重之際，見此卦有鼎



之象。遂以名之。夫鼎一器耳。卦何取于此。蓋上古之時。以鼎為重。故黃帝受命而得寶鼎。後又採首山之銅。鑄三鼎于荆山之陽。禹鑄九鼎。以象九州。其神靈隆重。當非臣下所敢私鑄。與敢私用者。至其為用。當亦止供天廟之祀。而非日用饗飧之器。禹之九鼎。重不可挽。則非常用之物可知。故取卦為鼎。用以尊重器。昭神靈。其義宏矣。鼎之名。象例井。井不舍井而言人。則鼎亦不當舍鼎而言人也。鼎之繫辭。例大有。大有以制作畫善為元。治化四達為亨。則鼎亦當以體居隆重為元。用達宏鉅為亨也。此卦有鼎之象。鼎重器也。帝王所以受命。上帝所以居歆于

是乎。取焉。其體用豈渺淺哉。大亨宜矣。文王大亨之辭。只在鼎上說。至耳目聰明。節是又。孔子從卦畫德體上。看出好處。可以推而擬之于人。非謂卦辭。即向主鼎之人說也。管見若此。頌正有道。

彖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飪也。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

賢。卦名鼎者。以此卦有鼎之象也。其象何象。此卦以木巽火。有烹

飪之象也。夫烹飪之用。豈輕鮮哉。聖人之享帝。養賢。皆取諸此。則所以為烹飪之器者。其重為何如。耶。由此觀之。則羲皇之立



卦象鼎非第以摹器物之小數供迹象之淺觀矣此御語氣細  
 看只宜如此大象曰君子以正位凝命正位者體鼎之尊嚴鎮  
 重凝命者體鼎之通神明歆帝天也卦之取義斷重鼎之體尊  
 而用鉅不以主鼎保鼎言明堂園丘之祀皆配以祖考言享  
 帝則祖考在內享帝句重享賢又推享帝之義而大用之也蓋  
 聖賢贊天地化育功與帝等故鼎養同之下此非敢當矣  
 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  
 夫統觀全卦既象夫鼎析觀卦之總體象變其善豈能一言盡  
 哉吾見其心思沉潛而視聽不惑也是德之優也微柔進御而

上居中位也是權之集也虛懷任賢而下應剛明也是輔之得  
 也辭曰大亨豈无以哉說是以處要斟酌不可咬定文王繫辭  
 之故斷因此三項口氣須與可以為文相似乃得此節只以卦  
 之善而擬之于人不必纏繞鼎字耳目聰明恐近英察巽而  
 聰明則有義理主于中矣摘抄曰巽者伏也入也返視却聽不  
 自有其聰明也此說甚精得中二字連上句為一意此句只  
 重進而得位不重柔德不然上句是言德此句又言德複矣

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正位凝命是君子體鼎之象非是為保鼎之計鼎之為器耳對



植于上。足分峙于下。周圓內外。高卑厚薄。莫不有法。而至正有  
正位之象。而天鑒神格。靈承俞受。有凝命之象。君子體此。恭已  
莊臨。自念慮以至事為。无敢頗僻。則天命凝俞于我。罔有失墜  
矣。  
初六。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  
本義云。上應九四。則顛矣。其故却未說明。蓋四乃悞國之臣。初  
與之應。未免失身于權門。覆餗之咎。初應分受之矣。然任事未  
深。尚可改過。因此而儆戒震動。舍舊圖新。象如鼎之既顛。得去  
宿垢。不惟往愆可雪。而新功亦可圖。猶之乎得妾而因以有子。

不必計其從來之賤矣。然則人。可以顛路為不幸。而遂自棄乎。  
顛趾而出。否所謂能蓋愆也。得妾以其子。又是蓋愆之象。所  
謂象中之象也。得妾句。與犁牛章意相近。无咎者。无敗事之  
咎。

象曰。鼎顛趾。未悖也。利出否。以從貴也。

未悖句。不可便說出。出否。來只云。鼎雖顛趾。未可便以為悖也。  
是愆之之辭。即秦穆公不以一肯掩大德意。從貴。舊謂從四。不  
是初。以應四。而顛。豈可又以四為貴。而從之乎。新謂舍四。從五。  
理雖正。却于卦例。无所証據。細看。只當從得妾。以子之例。舊惡



為賤新功為貴否。雖賤出之則從貴矣。妾雖賤得子則從貴矣。何必計其所由來而過棄之哉。象所謂未悖者以此。

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

此卦六爻惟二言有實則其德之獨美可知。彖傳所以以應劉為善也。雖密近初而二之德威嚴峻彼自不能相即。所有之實何至為其所累哉。由是以荐上帝以享聖賢以澤天下出諸懷抱而裕如矣。何吉如之。當重講首句下二句是聖人愛之之深故又設未熟之慮。文法與子謂子賤章相類。二未嘗比初初亦未嘗求二但以迹之切近故聖人設言以表二德之峻潔。

愈以章其實之美也。着兩我字以見二自能為主。嘉耦曰妃怨耦曰仇。二五正應故以初為仇。有疾是初有陰柔之疾。

象曰鼎有實慎所之也。我仇有疾終无尤也。

慎所之非戒辭。鼎惟有實故自能慎所之。所謂吾愛吾鼎也。如是而仇雖有疾豈能相浼而為尤乎。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雖膏不食方兩虧悔終吉。

爻有四剛二應五四上比五獨三遠焉。不得于君道何由行。所以耳革而行塞也。凡物之行以足。惟鼎之行以耳。耳革故行塞也。蘊抱雖美不能施其膏澤于天下。其閔皇之心能无悔乎。然



士既抱道終必遇時行將得君而虧其悔始之行塞者終能通矣。此爻與井三相類乃士之抱道而不遇王者非是從避世之士也。方者將然也。冀望之辭與井之冀望王明者相似。李西溪曰全體為一鼎分上下體為二鼎上卦有耳无足故九四曰折足下卦有足无耳故九三曰耳革。程傳曰君子蘊其德久而必彰守其道其終必亨五有聰明之象而三終上進之物上聰明而下巽止終必相得故吉也。雉離象離在三上而三承之故有雉膏之美三陽五陰相合為陰陽和悔者三汲皇之心非灾悔也。

象曰鼎耳革失其義也

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賢若三而耳革失尊賢之義矣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

繫辭曰鼎折足言不勝其任也而說者皆歸獄于應初夫應初固亦不勝任之一端然覆餗之失非全因此九四處鼎腹之最上滿而欲溢非德與知力何以承之乃不中不正是德既薄矣而又鮮知力所以有折足之禍也雖形渥其奚益哉形渥程傳作赭汗當從鄭註為族誅則下不必又言凶矣人臣為君利澤天下事乃公典故曰公餗顛趾不過傾側尚可復正折足則破



壞矣

象曰覆公餗信如何也

人臣任事量而後入四至于覆餗其所自信者安在也亦大愧

于漆雕開矣

六五鼎黃耳金鉉利貞

黃耳句重者諸說于此句多畧過不知五惟有黃耳乃能受金

鉉所謂取人以身也金鉉確指上九二在下可稱金不可稱鉉

按金與玉皆陽象自五觀之則見其為堅剛之金自上觀之則

堅剛之中復有溫潤之美言于鄰友者從畧言于本爻者從詳

也利貞從任賢勿貳上說

黃耳金鉉為句四字渾合成文見

君臣契合渾同一體并交接受任用等字俱忘而不用矣

象曰鼎黃耳中以為實也

實即鼎有實之實臣以實為實君以中為實中者虛中也如臨

之中行泰之中以行願之中蓋虛心下賢之謂中而衆美輻輳

之為實也

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

玉鉉是言上九之德輔五意在大吉无不利上見玉鉉者精明

而出以渾厚堅剛而加之縝密其德如玉也大吉者相業純美



无不利者澤及天下。陸姜東曰：君于臣，惟恐其有畏難而直不盡，故曰：金臣于君，雖致其直而恭不替，故曰：玉。薛畏齋曰：以玉為鉉，有舉鼎之義而不用之，以舉鼎但象其德而已。上九德尊于上，六五虛已下之，法其德，儀其道，而不敢勞以事，猶玉鉉之以德用而不以形用也。所以以上行為功，故兼吉利，所謂大烹舉而仁賢在位，馨香達而帝命用休也。

象曰：玉鉉在上，剛柔節也。

上九何象之為玉鉉？蓋以九居上是剛而節之以柔，其德如玉也。若以柔指五則在上二字落空。



震上  
震下

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

震與艮反對，故二卦象辭極相類。艮其背，是求止之功。震來虩虩，是制動之功，不獲其身，笑言啞啞，功之深于內者，然也不見其人，不喪匕鬯，故之著于外者，然也。時講在變，故上說符粗而遺精矣。動靜原是互根，艮言行庭靜，不遺動也。震言啞言動，不外靜也。論人生之始，則靜在動先，語復性之功，則動在靜先。故必有恂慄之功，以進于威儀之定，然後德盛善至而安于止。此所以震先于艮也。震是乾之一陽來復，先天之動動之至善。



者也。始則必亨。乾元自然之理。故有亨道焉。震來以下。是教人法先天之動。以求底于至善也。善動者。以敬為本。故言震來虩虩。主敬之道也。震來來字。即无妄剛自外來。來字不驚。顧于外。而惺惕于中。子輿氏所謂君子存心。而有終身憂。亦猶是也。笑言啞啞。非與虩虩相反。人心常敬。則常和。虩虩之時。即是啞啞之時。故孔子曰。日憂亦日日樂也。然虩虩是存主之功。啞啞是自然之應。君子有意于虩虩。无意于啞啞也。虩虩則自啞啞耳。由是則雖有極重大故。吾皆有以禦之。不至喪其所主之重矣。笑言啞啞。和適安閒之意。上二句是平時。下二句是臨事。

匕鬯乃鬯子所以主祭之物。言此以象不失其所持守。亦須兼內外。內无失于心。外无失于事也。內要補能定。傾禦變。不但不失而已。不喪匕鬯。與觀盥而不薦。二句意相似。不但言不失所主。蓋匕鬯乃祭主所執。以對神。此時至敬專凝。雖烈風雷雨。有所不聞。所謂執事敬也。非平日養之純熟。何以有此。

彖曰震亨

震亨。在乾元始亨上見得。人心之動。亦猶是也。

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恐字如中庸之戒慎恐懼。只是惺惕。非驚惶也。福字要看得好。



陳大士云○福莫大乎動○以天○非人○欲之○危也○福莫大乎敬○勝急○非急○勝之○凶也○張彥陵云○人生以元事為福○笑言得以自如○便是福○愚謂○恐致福○猶言○惠迪吉○非有意○以致之也○然此○但言○恐○可以○致福○未○說到○受福○上○則字○卻從○心○所欲○不踰○矩○字○由○戒慎○恐懼○之後○而得○矩○則運用○不窮○從心○不滯○所以○咲言○亞亞○也○曰○笑言○似涉于○宴安逸豫○不知震○兢○之後○動○協于○則故○有和○暢○之機○而○无過情○之失○則字○是心中○制動○有法○色處○變在內○而○不止于處○變

震驚百里遠驚通懼○常人處此○鮮不自失○而主器長子○獨能不○震驚百里遠驚通懼○常人處此○鮮不自失○而主器長子○獨能不○

喪也○營則性度之○凝定真足以任天下之重○宗廟社稷之靈實○式憑之矣○故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為祭主也○不喪也○營四字○當補○鄭荻如曰○此節本有則來○一直說下○蓋惟有則○是以維○有倉卒之變○驚懼遠通○而出吾凝定之神○以當之○可以妥九廟○而安社稷○不致喪祭主之也○營也○按此○是以不喪○句藏于祭主○字內○不作脫悞○大全曰○出字○猶詩云○明天子出矣○汪化昭曰○帝○出乎震○震主出不主入○故當驚懼之時○惟出可以守宗社○彼深○居稱朕○寂不聞聲者○安望此也○



象曰游雷震君子以恐懼脩省

游雷天之震也。恐懼脩省君子之震也。說者皆以君子聞雷而懼。悞矣。君子體易象而法天之震動。使陰邪之念沉錮之私悉皆破除。亦猶天之以雷聲達陽破陰也。

初九震來虩虩後笑言亞亞吉

震主下爻故初為成卦之主。非四之所得同文。是當卦故以卦辭繫之。不言不喪也。喪者一吉字是代之也。加一後字者初在卦始止當惺惕未便至于笑言故以後字別之。  
象曰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亞亞後有則也

象解同彖傳

六二震來厲億喪貝濟于九陵勿逐七日得

說統曰此爻舊比太王避狄則初乃強暴之徒與卦旨不合。洪覺山曰震之為義陽震陰也。王弼所謂威駭急懈肅整惰慢者也。陰柔非遇大震動則懷其所有而无振奮激發之氣。二中正有主善承震善處喪善徙善變通喪所以為得也。此震之能益人也。蘓紫溪曰喪貝者盡去其功利之私。濟于九陵者日造于高明之域。愚按如上解則勿逐者當是勿繫戀之意。得者得其本來之善也。億字依五象例當作大字解。如億萬之億。



象曰震來厲乘剛也

所乘者剛則直諫之友自不能容人之怠靡故能來而相肅厲

六三震蘇蘇震行无青

卦為震故惡人之不能震三之蘇蘇其緩散更甚于二矣惰行  
隳功青能免乎必也勉自奮勵以震而行則舊習可改而新功  
可圖可以无青矣上震字是當震時或處明作之代或當奮發  
之秋或善念之初回或君師之董厲皆是不指一端程敬承曰  
蘇蘇亦緣平時不能恐懼故至此震行行字重即恐懼修省也

震而不行亦徒震耳

象曰震蘇蘇位不當也

位不當是无德故委靡不振如此

九四震遂泥

四亦上卦之主然居位不正故震道不歸焉泥字對震動者雷  
出于地其性必達四陽爻而居陰位且上下復有四陰如雷之  
鬱于泥而不能發也動惟最初為銳動而又動其力薄矣故  
遂泥

象曰震遂泥未光也







象曰震索索中未得也雖凶无咎畏鄰戒也

中无所主故志氣消沮諸子相曰畏隣戒非真有所謂隣者古  
人致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皆畏隣戒也戒方在隣而我先畏  
之則不入于畏矣楊誠齋曰天下之禍莫大于隣蓋身者必防  
隣者必玩也江亡而秦穆懼吳亡而晉國吊其知畏隣戒者與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艮其背作一頭此句已盡卦義下三句言其驗艮字背字俱作  
止字艮字有功夫艮其背猶言止其所當止也止非不動之謂

然得所止則不動之意自該如君止于仁非流言之所能動臣  
止于敬非刀鋸之所能動學止于正非邪說之所能動心止于  
理非物欲之所能動隨在而有止隨在而止其所止也  
其身三句是摹寫艮背之妙獲者得而有之也凡人種種嗜慾  
為其有身既不獲身則无受欲之處矣行庭不見人又根不獲  
身來所謂我見既捐人見亦盡也朱子曰不獲身是不見此  
身之利與害總將此身預其間道理便壞了古人所為殺身成  
仁舍生取義也此說與上異而理實相通懸鏡云艮背非離  
身但无獲心耳非絕人但无見心耳行其庭三字要者言止



者○非○實○試○于○酬○酢○萬○變○中○何○以○見○其○能○止○其○不○見○其○人○者○內○自○  
有○主○不○從○境○遇○起○見○如○毀○譽○利○害○之○屬○此○卦○之○理○要○說○得○平○實○  
當○在○人○倫○日○用○上○看○方○合○聖○賢○之○旨○太○說○玄○空○便○同○莊○列○汪○  
都○山○曰○良○其○背○是○本○體○虛○靈○天○理○自○中○涵○也○着○了○個○止○于○理○當○  
止○之○理○字○橫○在○胸○中○便○有○色○相○矣○方○獻○夫○曰○無○心○之○感○為○感○反○  
身○而○立○為○良○此○字○說○之○有○意○味○者○也○  
彖○曰○良○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  
良○止○也○以○心○之○協○于○極○者○言○已○色○下○行○止○二○字○在○內○時○字○重○即○  
時○中○之○時○張○兩○若○曰○行○止○不○以○時○依○舊○有○個○行○止○的○心○了○却○不○

是○止○行○止○在○時○不○在○我○此○心○原○自○寂○然○不○動○方○終○盡○得○止○字○義○  
姚○永○菴○曰○要○看○二○則○字○則○止○則○行○更○无○泥○滯○正○是○其○心○之○常○止○  
處○于○行○止○上○見○動○靜○不○于○動○靜○上○見○行○止○行○止○就○應○感○上○言○  
動○靜○以○心○體○言○愚○以○時○字○即○下○所○字○但○所○者○其○本○體○也○時○是○  
所○之○發○露○不○作○時○候○之○時○道○是○止○道○止○道○為○行○止○二○念○所○擾○  
則○昏○昧○矣○心○之○動○靜○不○失○則○瑩○淨○虛○朗○何○光○明○如○之○  
良○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教○應○不○相○與○也○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  
見○其○人○无○咎○也○  
易○背○言○止○者○論○理○不○論○形○也○上○句○良○字○即○下○句○止○字○上○句○止○字○



即○下○句○所○字○止○之○時○所○在○止○行○之○時○所○在○行○時○行○時○止○便○是○止○  
其○所○了○所○謂○良○背○之○義○蓋○如○此○程○傳○曰○夫○有○物○必○有○則○聖○人○  
所○以○能○使○天○下○順○治○非○能○為○物○作○則○也○使○之○各○止○其○所○而○已○矣○  
止○于○慈○子○止○于○孝○君○止○于○仁○臣○止○于○敬○物○各○有○其○止○物○各○止○其○  
所○分○定○故○也○上○下○教○應○二○句○是○釋○不○見○不○獲○之○義○內○教○應○而○  
不○與○外○曾○莫○得○誘○吾○心○而○出○焉○外○教○應○而○不○與○內○曾○莫○得○引○外○  
物○而○入○焉○耦○牽○俱○絕○澄○然○靜○虛○是○以○不○獲○不○見○而○无○咎○也○八  
純○卦○皆○教○應○獨○于○此○言○者○以○卦○為○良○止○其○義○允○合○也○教○應○二  
字○妙○絕○教○者○均○教○也○彼○如○是○來○我○亦○如○是○往○也○如○孔○子○之○與○鄒

夫○彼○以○空空○來○我○以○无○知○應○雖○叩○而○竭○摠○之○相○與○于○无○相○與○也○  
若○聖○人○先○有○一○知○以○待○則○意○識○多○寡○之○間○齟○齬○必○甚○其○累○于○止  
體○大○矣○允○舜○之○與○人○為○善○至○誠○之○盡○人○盡○物○俱○是○此○理○

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風○雷○水○火○澤○允○兩○者○皆○有○交○通○互○應○之○象○惟○兩○山○並○峙○不○相○往  
來○故○曰○艮○思○不○出○位○勝○解○甚○多○不○能○更○綴○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貞○

人○欲○行○則○趾○先○良○其○趾○止○之○于○動○之○先○也○初○是○戒○懼○慎○獨○功○夫  
所○謂○于○隱○微○之○際○莫○現○莫○顯○之○交○便○能○戒○慎○恐○懼○務○還○人○生○而○



靜○之○初○人○欲○不○至○潛○萌○无○咎○宜○矣○然○當○永○守○此○貞○使○戒○懼○之○精○神○惺○惺○不○息○則○良○止○者○積○為○敦○良○其○道○光○明○矣○象○曰○良○其○趾○未○失○正○也○

人心本來之正。常因妄動而失之。今曰良趾。則人生而靜之初。體常存矣。

六二良其趾不極其隨其心不快

此爻舊解殊不一。大全或問不極其隨。如孔孟之于時君。言不聽則去。而朱子善其說。恐擬之太高。且與止義不合。時說謂其成已而不能成物。不知自古聖賢。豈有成已而不能成物者乎。

反身而誠。樂莫大焉。何以其心不快也。夫良心學也。已既得止。而以人不得止。使心不快。豈有此理哉。總之以所隨指三。故有此牽強難通之患。患謂其腓其隨皆當指二。腓為足肚。隨足而動。躁妄不能固守者也。二既良腓。則亦欲止其躁動矣。然而不能自主。无濟于其隨。足而動者也。擬之于人。是亦知理義之美。抑其躁動者而止之。然嗜慾深而天機淺。其隨物而相引者。時復萌之也。則雖有良腓之功。亦何救其外馳之念哉。入見道而悅。出見紛華靡麗而悅。二者交戰于中。无怪其心之不自安矣。六二中正亦是賢者。但以柔弱如冉求之畫。故未能當下斬。



絕○然○曰○其○心○不○快○則○亦○有○自○知○之○明○而○進○于○道○也○不○難○矣○初  
在○卦○始○未○與○物○交○二○則○涉○世○漸○深○矣○故○有○此○象○

象曰不極其隨未退聽也

二○之○良○腓○而○求○止○是○一○心○也○二○之○隨○物○而○不○止○又○一○心○也○至○于  
良○腓○之○心○不○能○救○其○隨○物○之○心○則○是○彼○心○未○肯○退○而○聽○于○此○心  
也○然○則○人○有○二○心○乎○退○者○誰○為○退○聽○者○聽○于○誰○二○亦○返○而○自○參  
可○矣○

九○三○良○其○限○列○其○夤○厲○薰○心○  
初○是○時○止○而○止○二○是○時○止○而○不○止○三○是○時○行○而○不○行○三○當○限○處○

正屈伸所在此豈可良乎乃過剛不中一味強制則血脉判隔

如列其夤矣原其本心以為盡絕感應可以息心自養不知惡

動求靜此心已先動了適足以危困其心而已此正告子強制

之學良限是三所執之主意列夤是良限所致之病薰心又列

夤必至之應也良限是強制其心于不動所謂勿求于心也

列夤是心與理隔絕心與理隔則事來而无以應之困衡拂戾

豈不薰心限是腰膝束帶之處夤註夾脊肉又註夾脊骨不

必究辨總是上下分截之意九三一畫在中上下四陰分列正

良限列夤之象胡雲峰曰寂然不動者心之體如之可以



狗物感而遂通者心之用如之何可以絕物此二所以心不快  
三所以屬薰心也。按六爻惟二三言心何也。蓋人心无病不  
見有心惟不快屬薰乃梗然覺此心之為累矣。

象曰良其限危薰心也。

三之良限欲以養心也。豈期危心哉。然良限必列黃。列黃必危  
心。固其所自致矣。苟能養其內以利乎外。利乎外以安其內。何  
至有此惜三之不知此。

六四良其身无咎。

四在限之上。輔之下。正當背處而不言背者。其所謂身即背也。

蓋卦辭背字祇取不動之象。于背原无止義。今爻則從趾腓限  
輔之列。若言良皆則是。陳論當止之道而未言止之。屬于何所  
故不言背而言身也。身者心之區。字身得其所止。則所以寧此  
身者可知矣。故曰无咎也。

象曰良其身止諸躬也。

爻象在其諸二字分別曰良其身。只從身之不妄動上見良字。  
只當閑止之止。曰止諸躬。則止字是義理。棲止之止。言良身者。  
蓋有所以止。諸其躬者在也。豈徒然而臻于此哉。躬字亦有  
背意。



六五良其輔言有序悔亡

惟良輔所以言有序所謂夫人不言言必有中也序者義理之次第悔自內出者也言有序而悔亡則心亦由之不動矣

象曰良其輔以中正也

良輔豈在言上用力哉以其中之涵養深也无得于中而徒沿其言何可得矣

上九敦艮吉

諸爻艮字在上用功之止也上九艮字在下成功之止也上為良主可當全艮夫艮而曰敦渾身皆化形合神艮身猶有矜持

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終也

之迹敦艮則不依形而立矣是之謂不獲其身也敦艮者德性定而涵養純動靜各止其所而始終不渝其心也大人之止至善聖人之安汝止无加此矣吉

惟民生厚因物有遷上之敦艮則其始之厚體直至終而存也故吉

大易辯志

大易辯志

卷十五

二十



子曰：婦人吉。以柔順也。

至柔順人，以是故止。天以地為吉。

此其所以為柔順也。情各止其而，以終不愈其心。夫入之止，之也。婦人順不亦所立矣。是以不難其心也。身與月皆漸。

大易辨志

天都 張習孔黃嶽父著

男 漸 參  
甥 陳夢徵閱



漸女歸吉利貞

漸字作進字者，其中包有緩而序意。令人竟將漸字作緩字，故于利貞，復而費解。按行之急者曰趨，速者曰走，常者曰行，舒者曰漸。故漸于磐，漸于陸，皆是進義。若作鴻，緩于磐，鴻緩于陸，則



不成文理矣。物不可以終止，故進。夫始進，君子之所重也。當如何而後可哉？必也如女之歸，待年備禮，而无苟簡率易之行。則身得所歸而吉。然進如女歸，可謂舒徐而有序矣。而又可以不正乎？不為矯飾以要君，不因宵小而致譽，利于貞焉可矣。女歸是不急，躁利貞是不邪曲。二意自別，漸進如女歸，只免得躁進二字。至于進之正，尚未言也。故又以利貞申之。蔡虛齋曰：天下固有漸而不正者，如朱穆守羔羊之節，乃從梁冀之辟，是也。終南佳趣，乃為仕宦捷徑，不得謂恬退者盡貞士也。六禮者，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六禮備而後成婚，女歸

之漸如此

彖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

易未有一義作兩卦者。晉進也，漸亦進也。但晉之進，單主進而。上者言漸則重在緩而有序，意故以漸之進也。別之見此進非同于他處之進。乃漸之進也。故必如女歸而後吉也。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

得位二句是承上女歸吉也。而釋其義。正邦二句是釋利貞之義。不可皆作釋利貞。如曰漸之進如女歸，以此進而得位，則事无掣肘，澤可大行，往而有功也。往字指進後之設施言。又曰利



貞者何也。蓋君子進身以正。方可正天下。倘始進不正。則未有能正人者。又安望其有功乎。此所以辭有利貞之戒也。下句要重。可以二字。往有功。言業被天下。可以正邦。言已先有其具。二意亦自別。可以正邦。在往有功之前。吾身必先有可以正邦者。然後可往。而有功。此聖人所以既繫女歸之辭。而復申利貞之戒也。

其位劉得中也。

其位不必頂進得位。但曰今觀卦位。又劉而得中。有君如此。君子之進。可以不正乎。劉得中。不是泛說。蓋劉者。英明神武。可以

止而巽動不窮也。有為而得中。則有以調劑節制。而无欲速之累。亦漸進義也。

此節推本于德。正發明所以為漸之故。蓋上文說漸進。未見其所以漸處。故從卦德指出。止巽來止。則恬淡无求。巽則舒徐。不迫。所以能善其動。而不至于窮耳。所謂有功正邦者。蓋原本于此也。止而巽。以止為巽也。雖當從容漸進之際。而常抱恬退靜穆之心。是之謂止而巽。動不窮。即在止而巽上看出。非指日後。

象曰。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按孔疏云木生山上因山而高非是從下忽高程傳亦云山上  
有木其高有因漸之義也此說甚當居賢德善俗是有因之意  
君子欲風俗之善知其不能无因而驟成于是擇賢德之士居  
之于位至于化導之久則俗自善矣亦猶木之因山而高也君  
子作人君者  
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  
本義以進于水涯為不得安以遠于水而進于磐為益安殊不  
可曉夫既以鴻為水鳥何為近水不安遠水則安乎愚觀六爻  
宥以鴻之飛而漸高取義故初漸于干鴻之離水而進于涯也

由是又進而至磐又進而至陸至木至陵而更高翔于雲達之  
上焉此乃自下而上進之象安不安之說何所取哉初漸于干  
士之離與滯而占微秩所謂小子也位望未尊德業未著厲而  
有言亦時遇之常耳非其自取又何咎乎惟小子故厲有言  
即厲也勢微則招侮位卑則近謗世態如此亦聽之而已  
象曰小子之厲義无咎也  
位為小子自不能不厲于義何咎

六二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吉  
二漸進而高位望尊矣以中正之德應中正之君朋良會合居



高食厚委蛇自得何吉如之。飲食衎衎不但是享受安豫。蓋君子有其德而食其食。是德與祿稱受之无歎。享華無而膺隆眷若固有之矣。

象曰飲食衎衎不素飽也。

爻止言所享之安。恐人以為叨无事之福。故象申明之不素飽。要本中正之德來。

九三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

鴻漸于陸。處位益高。乃過剛不中。无德以勝之。故有不復不育之象。凶能免乎。夫征不復。知進而不能知退也。婦孕不育。有始

而不能有成也。此乃銳進不顧之象。皆以過剛而致也。利禦寇。正以形容其剛銳之病。當漸進之時。處尊貴之位。而止利于禦寇。不亦重可鄙乎。育者養也。雖胎而不能長養也。

象曰夫征不復。離群醜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禦寇。順相保也。

夫征不復者。以其剛愎自用。違眾獨行。與羣醜乖離也。婦孕不育者。以其過剛不和。如有陽无陰。失其生育之道也。利用禦寇者。過剛之人。无一可用。惟禦寇則順其剛猛之性。可相保衛耳。若用之。漸進則逆矣。何利之有。



六四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

四處強臣之上不得所安幸其順遜能謙抑自持如相如之屈  
廉頗寇恂之屈賈復故為得桷而无咎此舊說也然乘劉之說  
經無明文似為添出愚謂四當大臣之位而處之不得其道故  
不安幸其順巽則能從容研審義理而得所以安身之道矣始  
之不善處者質柔而識淺也後之得所處者性順而能思也可  
无不安之咎矣鴻趾連不能握木非所安也擬之于人或好  
為苟難行險僥倖越職冥行皆是桷亦木上之桷總非鴻所安  
也較木稍平耳擇安寧于危殆之中轉靜息于顛踣之際猶為

善補過故无咎或者幾倖而得危之辭

象曰或得其桷順以巽也

止而巽則動不窮順以巽則止意无矣猶幸其動能順理不拂  
機宜故能于危中得安巽字正是盤旋而得桷之意順以巽  
是不激躁爭衡而從容循序以圖安

九五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

漸陵居尊之象張慎甫曰君臣之合甚无樂于驟也驟進亦驟  
退驟合亦驟離三歲不孕者二不輕進五不輕任相須之久相  
信之深然後推誠一日結契終身已无可勝夫孰能勝之此說



深合漸義可從

象曰終莫之勝吉得所願也

得賢弘化君之願也惟患信任不終謬邪得勝之耳莫之勝願

斯得矣

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吉

諸文皆漸于有位上獨出乎臣位之外似乎无所用于世而不

知无用之用尤為至用也當漸之時不患少事功而患少節義

如上之清風峻節可以振激一時師表百世矣當一功名之士

也哉鷹揚之烈不備於西山餓夫麟閣之勳不高于嚴陵釣

叟

象曰其羽可用為儀吉不可亂也

王輔嗣曰進處高潔不累于物无物可以屈其心蘓子瞻曰夫

无累于物則其進退之際雍容而可觀矣皆善于言不可亂者



歸妹征凶无攸利

古者諸侯一娶九女嫡夫人及左右媵皆以娣姪從妹即娣也

此卦少女從長男故有妹象妹從嫡而歸是妾媵之賤非可與

夫與嫡敵體者惟當自守卑退以事元妃若有所征進則是干



寵匹嫡犯分。敦倫凶而無所利矣。歸妹无所惡。惡其征耳。說者謂男下女則正。女下男則凶。不知婦妹之賤。不過隨嫡而歸。男无下求之理。長男上而少女下。分也。何足惡乎。且恒亦男上女下。世未嘗非之也。聖人所惡者。以此卦中四爻皆不正。又以柔乘剛。則是德性不能純淑。必至有所征求。干與故斷其凶。與不利耳。豈謂妹不當歸哉。

彖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夫歸妹之義。豈淺小子哉。今天地以陰陽配合而成其大。妹雖

卑乎。然以承大君。廣總嗣。亦猶陰從陽之義也。頤不大與天若无地。則无所交。而萬物滅矣。男若无女。亦无所交。而胤嗣絕矣。然則歸妹者。固女道之終。而生育之事。所由造端。實人道之始也。所為大義。並于天地者。不于此。益見乎。易學曰。萬物之所以終而復始者。天地交也。人道之所以終而復始者。男女交也。按此節。聖人只從男女。斷合處。看出大義。更不必計及嫡庶貴賤。

說以勸所歸妹也

夫男女之際。閑乎天地如此。而可或苟乎。今觀卦德。為說以勸。



是情欲之流正出此所歸之妹也。夫女以貞靜為德。說動若此。其何以合天地之義而善人道之終始乎。說以動只是女人情。流欲肆之意。所歸妹言卦德之說。動非在他人。即屬此所歸之妹也。時講以動字作奔則為妾之奔字。以所歸妹為女不待男取而自歸。怨无此理。

征凶位不當也。无攸利柔乘剛也。

歸妹何以征凶。以卦中四爻不當位。則德性不淑。必有進越之事。希罷瀆倫。煽處階屬。必致凶矣。无攸利者。三五以柔乘剛。則卑凌尊。賤制貴。女壯甚矣。何所利乎。

象曰：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敕。

雷震于上，則澤為之蕩搖，似女情之易流者。君子觀此，則思男女之道，當永其終，而在先知其由救，知其救而開之，則可以永終矣。永，恩義之終；知，乖離之救。

初九：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

初以陽而在下，是娣而賢者。跛字正對卦辭征字者，以跛能履而征，則其征也。不過謹約以盡其職業，而非有壯悍跳越之事矣。說統云：按跛者不能專行，必須有所倚傍。娣妾之道，永正室以行，則吉。不然，犯分凌節，雖正亦凶。



象曰歸妹以娣以恒也跛能履吉相承也

恒久也歸妹以娣蓋有終身安守之意而傾嫡奪正之心无自起矣實命不猶以之自安賢哉女也此所以能承助正室以成閭治也相承者見不敢專之意

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

二剝中有應則賢女而為正室矣惜所應者柔爻故二亦不敢侈其聰明以駕越所天為眇視之象此賢婦之无非无儀致歛抑降所謂幽人之貞也女不壯則家道昌故利歸震川曰初之跛乃以娣事嫡之道二之眇乃以剝婦事柔夫之道幽人

衡泌栖遲不願乎外象賢婦之卑謹貞字即象常字 陳大士謂六爻不當有女无男故以二為駙馬五為貴主二制于貴妻為眇能視二有中德能刑于使幽閨之貞咸正无缺為利幽人之貞說亦有意并存之但以幽人為幽閨似屬牽強 象曰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

立建安曰娣之從嫡必當如跛者之履而不足以與行則无僭上之疑而嫡妾之分明妻之從夫必當如眇者之視而不足以有明則无反目之嫌而夫妻之倫正是妾婦之常道也釋象于初曰以恒于二曰未變常唯各安其常此初之所以吉二之所以



以利欲

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

須與待不同待者靜以待之須即相須甚殷之須三為說主急于從人不得為人配而反歸為娣是自賤也反三自反之也蓋相須之急不能待聘即娣妾之賤亦其之矣士之欲速好進而甘于卑下卒為人所賤者何以異此

象曰歸妹以須未當也

未當是德性不淑故動于欲而不能忍彖傳所謂征凶位不當者似指此

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

統觀全卦本以三之少女而歸四之長男為義故齊節初楊止菴皆以四為夫其理未嘗不正但細玩文氣曰遲歸曰有待而行又似非以語丈夫者愚謂卦為歸妹乃槩論從人之道如坤之承天如咸之感物固不必有配合之者則從本義說亦可也愆期非人不我娶乃我不輕許人而自愆其期此女非不欲歸也乃遲其歸耳遲字去聲即待意遲歸者遲其所當歸也未得所歸寧愆期耳林次崖曰有時即孔子曰有命之有直付之乎時而我无心焉耳只合還他有時勿云待時



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

愆期而謂之曰志。則中之所主者定矣。有待。有字。要者。其志實有所待。苟非其人。可輕歸乎。待者。待其人之賢。非待其禮之備。若說待六禮備而後行。則志字猶為狹小。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吉。此歸妹字與卦名不同。蓋既為貴主。無與人為妾媵之理。其曰妹者。以帝兄言耳。王姬下嫁。自古而然。至帝乙而後。正婚姻之禮。明男女之分。故歸妹之道。以此為極。帝女下嫁。為元配。故稱君。以別于妾媵也。貴女之歸。惟謙降以從禮。不事容飾。以悅

人。故君袂不如娣之袂良。此正見其謙抑而不矜。儉樸而不侈。逮下而不妬。女德之盛。無以加矣。故為月幾望吉。程傳謂月幾望。未至于盈也。盈則敵陽矣。五之貴高。常不至于盈極。則不亢其夫。女之處尊貴之道。此說亦佳。

象曰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貴行也。妹為帝乙之妹。故不必其袂之良。何也。凡人有所不足。則飾于容。以相炫。帝乙之妹。其位在中。是德禮之盛。人之至貴者也。以此至貴者而行。區區容飾之末。不足道矣。帝乙歸妹。句內已藏有德字。在下特從而指出之。凡言位在中。俱是德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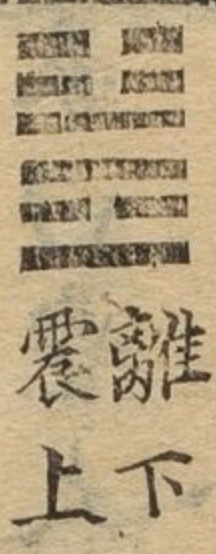


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  
 古者女歸廟見乃成婦承筐刲羊皆謂祭禮女无承筐之實士  
 廢刲羊之禮則未嘗告廟而夫婦之禮不成也此乃不賢之女  
 人之所棄者六爻皆喜剛而惡柔者蓋剛則堅貞柔則流靡  
 女德之賢否全別于此胡雲峰曰曰女曰士未成夫婦也先  
 女後士罪在女矣

象曰上六无實承虛筐也

上文為六則陰柔也本无貞正之實德所承者亦虛筐耳豈可  
 以此欺乎士而冀其成刲羊之禮耶士之負虛名而无實若殷

浩房琯之流者則亦承虛筐之類也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

豐者繁盛之義傳所謂天位之尊四海之富群生之衆王道之  
 大是也豐之時天下一統治化四達故亨夫盛隆之運人君所  
 深願而不可必得者今王者既有以至于此則上以慰九廟之  
 歡心下以同萬民之樂利凡夫彫耗之嗟險阨之戚皆无之矣  
 勿憂可也然豐為極盛之時而物无常盛之理苟不知所處之  
 宜則又以勿憂而致憂矣必也持盈保盛毫不敢過常如日之



中天○禪○勿○憂○者○永○不○至○于○憂○焉○可○也○  
經○文○原○說○勿○憂○程○傳○與  
本○義○乃○曰○王○者○至○此○有○憂○道○焉○似○與○本○文○不○協○愚○按○王○假○之○勿  
憂○即○與○王○假○有○家○勿○恤○一○樣○語○氣○一○直○說○下○不○必○于○中○間○添○展  
轉○豐○亨○之○時○正○是○日○之○方○中○宜○日○中○者○常○以○保○守○其○豐○无○使  
缺○微○也○盖○人○情○通○暢○之○時○常○至○忽○畧○盛○滿○之○久○每○生○厭○倦○如○日  
之○漸○西○而○不○自○覺○故○以○宜○日○中○戒○之○能○日○中○則○常○勿○憂○矣○  
中○之○內○有○功○夫○即○傳○中○照○天○下○是○也○  
日

彖曰○豐○大○也○明○以○動○故○豐○  
易○測○云○大○字○以○治○功○言○若○說○民○物○便○涉○大○有○  
明○動○固○重○相○資○

然○以○明○字○為○主○張○彥○陵○曰○君○德○莫○先○于○明○明○與○動○兼○則○其○動○不  
妄○其○朋○亦○自○不○息○

王○假○之○尚○大○也○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

尚○上○也○无○加○之○義○王○者○至○于○此○時○則○至○盛○大○而○无○以○加○也○斯○固  
可○以○勿○憂○矣○又○曰○宜○日○中○者○盖○恐○其○徂○于○盛○大○枯○其○勿○憂○故○教  
之○以○照○天○下○也○降○一○人○之○睿○德○周○四○海○之○隱○情○使○无○匹○夫○之○不  
獲○焉○則○大○可○常○大○而○勿○憂○永○勿○憂○矣○照○字○固○從○日○字○生○來○然  
不○必○單○指○明○照○懷○保○周○悉○使○天○下○各○得○其○所○便○是○照○天○下  
日○中○則○晏○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



此節聖人因豐設戒。以見盛滿不可常恃。欲王者念此。常存日中之心也。此節須活看。不可執着。若說人事之盛。未有不衰。則照天下亦无益矣。食月之虧也。天地盈虛。以氣機言。時未。有息而不消者。則天地亦未有盈而不虛者。而况人生天地之間。安有盛而不衰。鬼神為天地之運。安有伸而不屈者乎。奈何。席盛滿之勢。而忽先時之防也哉。况于人。言人事任其自。然之運。則盛極必衰。衰極必盛。若能扶持維挽。又不在此論矣。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豐亨之時。天下繁盛。奸慝或生。其間故必折獄致刑。用以疏。萬物。消杜瑕。亦日中之一道也。離明照察之象。震動威。之象。折獄必照其情實。惟明克允。致刑以威其奸惡。惟斷乃成。楊敬仲曰。方民困窮。未忍致刑也。禮樂教化未孚。未敢致刑也。今也世道豐亨。家給人足。禮行政成。教化至。而猶有故犯。君子不得已。致之刑。不可更宥矣。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尚。配字即下句字。如博厚配地。高明配天。皆言同體而相類也。初。當應四。然四陽初亦陽。是遇其配主也。夫配則兩相均。敬若有。



不能相下之嫌。然一德未有不一心者。兩賢豈相厄哉。雖旬不相上下。必无傾忌之咎矣。以此而往。協恭和衷。可以致豐。豈不有功乎。

象曰：雖旬无咎，過旬災也。

雖旬无咎，正惟旬而不過，故无咎耳。倘彼此之間，或至相過，則一侈其長，一形其短，而傾軋忌嫉之災起矣。故有取夫旬也。

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

豐蔀，見斗，愆言所遇之昏暗。往得疑疾者，昏暗未開而遽往，以諫正則竅會未投，失所以進言之序，必得疑疾矣。必也先以孚

誠開發其志意，然後可以行吾之言。盡吾之道。疑疾瘳而无不吉矣。鄙者君心之蔽，發者發其蔀也。未信而諫在中，主且不入。况昏暗之君乎。故必先以孚誠發之。吉者不疑而遂其往也。有孚，是精誠懇至，使君諒其无他。陳大士云：往者引裾折檻之倫。孚者正己格心之道。

象曰：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

五：雖昏暗，然本心尚存。特患臣子不能發之耳。二有誠信，則轉移如樞機矣。彼夫徒以口舌爭者，无怪其往而見阻也。

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沬，折其右肱，无咎。



沛之蔽甚于鄒洙之見甚于斗蓋蔽愈大則見愈小也。肱臣象也。三之明藉上之動以為用。如左右手。三維明極而遇上之蔽。不得以展其用。則如右肱之折矣。然而非三之咎也。亦安之而已。陳大士云。二之所事者暗。主其蔽在天下。三之所事者昏。相其蔽在一臣。然而蔽則一也。三維劉正明體。然與上六柔邪為應。不得休休有容之人。而與之。其壅蔽甚矣。夫上之所以蔽三者。何也。忌其才也。若能深自挫抑。晦其所長。而不以聞。旋庶可免于媚嫉而无咎矣。說本東坡。殊有意味。

象曰：豐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

大字應前尚大臣佐君以保豐大事也。障蔽若此，安可大事哉。人身之用右肱為先，此而折之，終不能望其用矣。此乃諷嫉深重之象，故曰終不可用。

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

按象曰：位不當也。位不當，謂以九居四，則四之受蔽，非盡君之暗，亦由己才力淺薄，鮮格君之術也。故必遇初之賢，乃可協力以濟。初曰旬，為同德，是四之賢，非有遜於初也。但大臣當國家之重，或一人之識，不能盡曙一人之力，不能獨肩，便是才力淺薄，更得初以襄之，則眾舉易輕，眾覽易明。然後蔽可開而豐。



可保矣。以下就上曰配。以上就下曰夷。初藉大臣以致身行道。四得國士而言聽計。從彼此交相賴也。故皆主之。象曰：豐其蔀，位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行也。君蔽未開，臣之責也。故不咎五而歸于四之位不當。至于日中見斗，幽而不明，可諉于所遭之不幸乎？幸四能求賢以助，是以悟主保豐之吉道而行。位雖不當，終際來章之慶矣。

六五來章，有慶譽，吉。

五雖柔暗，幸二能發之，故能來致天下之章美。不但有慶，而且。有譽，有慶譽，則吉矣。質卿曰：以豐致暗之主，豈是尋常，但氣。

魄大志願廣遂，受其陰暗而不覺耳。故聖人設下賢之義，為教。慶者，享用賢之利。譽者，成用賢之名。慶譽，即是吉。

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以六居五，本為柔暗，而終能得吉，其慶何如。

上六豐其蔀，蔀其家，闕其戶，闕其無人，三歲不覿，凶。

豐其屋者，妄自尊大，窮高志廣而不知適，所以蔽其家也。自其障蔽之深，如窺戶無人，至久而終不見，窮大失居之象。如此，邦

家淪喪，凶何如哉。不覿，不見其人也。

象曰：豐其蔀，天際翔也。闕其戶，闕其無人，自藏也。



豐其屋者。矜高自恣。无所底止。如翔于天際也。至于闔戶無人。非人窺之。而不能及。乃自己深藏。而與衆相絕也。上亦何所歸。答哉。



旅小亨旅貞吉

有泰必有否。有豐必有旅。所謂與時消息也。男子生。桑弧蓬矢。以射四方。人之有生。旅居其半。故聖人觀山火不留之象。而名卦為旅。所以示人善處之道也。豐為大。則旅為小。小亨者。謂以小而得亨也。即下柔中。頤。剝。意。蓋旅為小卦。處旅者。當抑損。

謙約常以卑小自下。則不至于高亢。取忌而亨。然時有大小。而道无不在。勿以過于賤屈。而失處旅之正道。則吉亨者。外能動物。吉者。內不失已。貞字有固守堅確意。雖謙約自處。而所守之正。持之不易。謂之旅貞。言旅自有處旅之正道也。吳無回曰。天子有天子之旅。天王出居鄭是也。諸侯有諸侯之旅。公在楚是也。大夫有大夫之旅。陳文子之去他邦是也。聖賢有聖賢之旅。孔之轍環。孟之歷聘是也。柔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剛。是以小亨旅貞吉也。



胡雲峰曰。以卦體釋小亨。以卦德釋旅貞吉。柔而不順乎剛。則不亨。止而不麗乎明。則不正。處旅最忌。以剛凌物。六五柔而得中。則謙抑溫良。而又遠中。夫事物之節。以此在外。而和順于物。豈有不合者乎。順非順。從是調協。近情而不拂戾之意。剛即履卦柔履。剝剝字。世情剝暴。每易加于羈旅之人。吾有以順之。則剝者。自失其剝矣。止則心思安定。不亂于僥倖妄求。而麗乎明。則有以察夫道之所當。然而處之不易。旅貞而得吉。蓋以此也。

旅之時義大矣哉。

旅者。物失其居。異乎安常之日。造次之際。人情所忽。艱困之時。志氣易餒。夫子表其時義之大。欲處旅者。知所勉也。陳大士曰。難處者。旅之時。難盡者。旅之義。其間或以旅得。或以旅失。關善敗之大節。或以旅興。或以旅亡。係成毀之大端。可以為小而忽之哉。

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孔穎達曰。火在山上。逐草而行。勢不久留。故為旅象。羈旅之苦。莫如獄中之人。故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當誅則誅。宜赦則赦。不使長羈囹圄之中。吁嗟愁嘆。干天地之和也。意本單重。



不留獄而必先言明慎用刑者恐人以果決之才執不留之說而致悞殺不辜也明慎二字並重明則无適情不至失出慎則无濫罰不致失入

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

瑣瑣不但較量根細乃志氣微弱之象洪覺山曰旅之情以謙順為用以正志為主位卑而志存焉乃可尚也鄙瑣不立則其所謂災者自取之耳為人而賤即是災

象曰旅瑣瑣志窮災也

志窮而災見非外至初亦自立其志可也

六二旅即次懷其資得童僕貞

旅以小而言故位喜陰而文貴柔六二兼之而又中正故為處旅之最善者次與資與僕皆旅人所有之常但不善處者並所二有而失之二則能保其常耳故无吉利之可言

象曰得童僕貞終无尤也

旅之時惟與童僕相倚能得其貞信則即次懷資皆有所賴終无他患矣

九三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

旅之時最患過剛矧不中乎三以此處旅則待人不遜御下寡



恩是以无爰處之安。有離畔之患也。雖正亦厲。况不正乎。三不正貞字乃是設言。

象曰：旅焚其次，亦以傷矣。以旅與下，其義喪也。

夫次者所以安身也。旅而焚次，則身失所庇，亦已傷矣。况喪其

童僕乎。然非童僕之罪也。三剝暴寡，恩以旅人待下，主僕之義

亡矣。安得不喪。以旅與下，謂待之如路人也。主僕原以義合。

視如路人，此何義乎。喪其宜矣。

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

趙汝楙曰：旅而言處，旅于此，因處于此也。夫旅貴于行，行則進

可以達，退可以歸。今僑寄于此，雖得資斧，終不免為旅人。故我

心不快。此文可作羈旅之臣，求仕未得者看。處與次不同。次

即春秋次于某之次，暫托而已。處是久淹于此。夫君子不能進

身行道，而久淹于羈旅，資斧雖贍，豈其志哉。故曰：心不快也。

資以備用，斧以衛身。待以季孟之間，授以中國之室。此時君

之所以處，允益也。雖曰尊之，實則旅之耳。適所以傷其心矣。

象曰：旅于處，未得位也。得其資斧，心未快也。

未得位，不是釋旅處。是原下未快之故。言旅雖得所處，而終未

得位以行道，是以雖得資斧，心未快也。卦例凡當位未當位，皆



指本文之德上說以僉謀皆同姑從之耳

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

此文之解言人人殊多與卦旨不合愚按五正所謂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者不作君位者五離體文明故象雉矢者勁直之物射雉乃戢其英華亡矢乃泯其勁直柔中順剛者其象如此七矢言一者對下終字者初雖一矢之亡而終有譽命之獲見其抑損者暫而獲報者速也譽命者以譽而相命也

象曰終以譽命上逮也

旅者羈伏泥滯之謂今五以柔中順剛而得譽命則聲望既廣

汲引漸多將見上逮于亨途而免于羈縻之嘆矣

上九烏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

以剛居上則躁戾驕亢處旅之最忌者也巢者所處高危之象其所以招焚者正在此既言焚而次言笑者蓋昏狂之人禍已作而猶不知其驕縱如故也至于禍已切身悔恨无措惟有號咷而已其所以致此者則以處旅貴在柔順而上九失之其遭焚巢之凶宜矣上之所以失者全在易字蓋驕縱之人必忽畧故喪其順而不自知也

象曰以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于易終莫之聞也



以旅之時。正宜謙抑。而乃好高不下。雖其容之。其焚宜也。然上  
雖違焚巢之凶。其所以失順德于忽畧者。終不之覺也。所謂死  
而无悔者。皆此等輩矣。

大易辯志

卷十六終

大易辯志

天都 張習孔黃嶽父著

侄 陳夢徵閱  
甥 陳夢徵閱



巽 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八卦彖文皆從卦名之義發揮。未有絕遠而不顧者。惟巽則卦  
自卦辭自辭于巽義絕无闕合何也。愚按巽為沉潛伏入之義。  
與兌之和暢開發正反對也。與兌之一陰主卦與艮震之一陽



主卦亦反對也。陽主卦為淑，故動止之理可直遂而无嫌。陰主卦為慝，故入悅之情必矯制而无失。所以與入之辭每取其發舒而能斷兌悅之辭，恒欲其靜正而不流，意主乎此。然後彖傳六爻皆作矯柔順剛之解，乃可以聯絡貫串而不失所宗矣。

一陰伏二陽下，其性歛束在人，則才識卑謹，僅能小有兩通而已。然沉潛剛克，豈可安于小而自畫乎？利有攸往，利見大人，可矣。下二句是聖人勗他有所謂求也，退故進之，人之作事固不可強其性之所難，亦不可不善其性之所用。如退與之人以之主事，則有拘謹之嫌，以之從人，却无專抗之患。見大人者正。

聖人開導其利往之途，所謂因材之教也。莫從者，看過。

彖曰重巽以申命。

說者多以申命為重巽之象，未是。此乃以申命釋卦義，非象也。卦為重巽，則拘謹之至者，故于命令之間叮嚀詳密。申重无已，此巽之正性也。舉申命一端，餘可類推矣。

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夫重巽之人，拘謹如此，然知所自進，豈但小亨而已哉？此卦剛入乎中正之位，德高養粹，調劑不偏，其志无弗慊者。重巽之柔素性卑順，故能率從无強，奉天子之威靈，依聖人之教命，予以



圖大肩鴻不難矣故不徒曰小亨而且曰利有攸往利見大人也重柔順剛句上句乃引起語

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清颺相引委曲入物巽之象也君子以風不繼不能入乎萬物命不繼不能入乎萬民故凡事關國家紀綱民社利病不遽行也必先以其事叮嚀反復以申其命令使天下曉然知上意之所向然後行其所命之事焉則有以深入乎人心矣只重申命取入人之意所謂信而後勞其民也

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

初正卦之所以為巽者進退不果其性然也如此何以成天下事哉惟用武人之貞以振其懦而作其銳當進則進而不以退參之則事无不濟而利貞是貞固之貞強立不變之意

象曰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志治也

非是志疑故進退不果則使其心志疑惑不能有所為惟利子果斷則其志先治而无煩惑之患矣天下事无不由衷而起故先辨其志此濟巽之首務也故于初言之

九二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

二與五各居上下卦之中巽之為卦柔皆順剛初巽于下而二



當○之○是○儼○然○擬○于○五○矣○二○不○敢○自○安○抑○損○謙○下○以○示○凶○非○其○位○  
而○猶○思○此○意○之○不○能○自○明○故○更○用○史○巫○紛○若○多○方○表○達○此○善○處○  
勢○位○者○也○內○以○保○功○名○外○以○絕○疑○誇○吉○而○无○咎○周○官○史○掌○卜○  
筮○巫○掌○祓○禳○皆○代○人○宣○達○衷○情○者○

象曰紛若之吉得中也

惟有德者能善處嫌疑之間二有中德故能紛若而得吉也

九三頻巽吝

頻○巽○者○巽○之○不○已○不○知○節○止○者○也○恭○不○近○禮○則○辱○慎○不○以○道○則○  
蕙○故○吝○薛○文○清○曰○謙○和○而○无○節○反○至○納○侮○所○謂○重○巽○吝○也○惟○

和○而○莊○則○人○自○愛○畏○說○與○愚○合○

象曰頻巽之吝志窮也

人○之○志○能○自○立○則○巽○而○得○宜○三○不○中○无○德○非○有○遠○大○之○志○也○故○

一○味○卑○巽○耳○

六○四○悔○亡○田○獲○三○品○

四○亦○巽○主○陰○柔○不○能○立○事○宜○其○有○悔○然○四○正○柔○之○順○乎○剛○者○近○

天○子○之○光○資○陽○剛○以○自○礪○故○得○悔○亡○田○者○武○事○四○能○克○柔○靡○之○

偏○發○揚○興○起○則○有○三○品○之○獲○三○品○者○上○妥○鬼○神○下○饗○賓○客○中○副○

君○心○所○謂○悔○亡○者○如○此○王○介○甫○曰○田○者○興○事○之○大○者○也○三○品○



有功之盛者也。柔而可以大有功，巽乎正而得所附也。本義殊與卦旨不闕。

象曰：田獲三品，有功也。

人臣之功，莫大于神格。賓至與君之信，受四以奮勉之行，而發三品之獲，厥功偉矣。苟非順剛而致武，悔且不免。安能望此。

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

巽之為卦，委順不果，其所因循積弊者多矣。幸五以剛而巽乎中正，為能革弊以歸于正，而貞貞則得更化之善，而吉。吉則无弊，不革而悔亡。且治无不利，而无不利，是雖无初也，而實有終。

矣。然貞豈易言哉。必也于更化之時，籌審至當，先以詳其弊之

所由來，以為禱革之本。後以思其弊之兩承杜，使无再舉之勞。

然後謂之貞，而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皆舉之矣。此所以吉也。

當巽之時，即有積弊，不得護于前人。九五一變，則為蠱。巽

之，不為蠱者，全賴九五之一陽耳。故寂善之辭歸焉。張中溪

曰：蠱者，事之壞也。以造事言之，故取諸甲。巽者，事之權也。以更

事言之，故取諸庚。易于庚甲，皆曰先後三日者，聖人謹其始終

之意也。

象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



德本正中所以能善其更變而吉既不失之因循又不失之驟率變而不失其正權而不離乎中可為萬世更化者法

上九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

士君子立身雖忌驕亢然卑巽中亦有斷制者在所謂資斧也

上居巽極過巽而失其剛彼必自認為貞而不知志氣卑靡萬

事瓦解矣凶何如哉資斧王輔嗣謂所資之斧良是

象曰巽在牀下上窮也喪其資斧正乎凶也

巽至上則至極更無餘矣故曰上窮因是以失所斷制其凶必

矣正乎凶者以凶為正當苟或不凶實出僥倖矣



巽上  
兌下

兌亨利貞

兌之為悅義兼時位以位言則一陰外見溫柔易與和樂之發

于外也以時言則正秋司令生意充實訢洽之足乎中也萬物

所悅固天道之自然而人心之悅每易流而失正故欲正天下

之悅者不言天而言人也夫人心既悅則鬱者必暢兩情相悅

亦睽者必通悅有亨道不待言也但使所為悅者動于已皆天

機之營而非縱遠之私施于人皆雍協之休而非驩虞之術如

是則悅不失乎貞斯為利耳悅字當兼自悅悅人孔穎達謂



人君惠民。民无不悅。舉業家行之。然舍己之悅。而單言民。離厥宗矣。

彖曰免說也

免者。人心悅樂之義也。凡人不論平居與應事。原有一段新洽和暢處。如告子所言。以我為悅。以長為悅。此性情之動。人所不能免者也。免之為卦。固體乎此義矣。免為无言之悅。悅之在中者也。象取柔之見于外。言其微也。義取誠之動乎中。言其本也。然而內外總是一悅。剗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以先民。民忘其

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

悅之為象。本以見于外者而微。然必本于中心。斯能發于正情。合乎天倪。悅而不失。夫正也。今觀卦體。剗中而柔外。是不徒以見于外者為悅。而必本于中之誠。然悅而貞矣。即此貞。便是天命。人心之同。然自熱順天。應人固不協于和氣之中。由是用此悅之。順應者。以率民趨事。民必悅。而忘其勞。即率民犯難。民亦悅。而忘其死。夫忘勞忘死。豈人情哉。不自知其勞。且死也。悅之。大而无私也。悅之大。至于勞亦悅。死亦悅。必有歡欣鼓舞。不能自己者。民有弗勸者哉。卦詞利貞。乃戒意。此却從剗中看出。



好處來言悅出于剴中則貞矣與卦辭語氣不同。悅以利貞。悅字是逆說悅之正。至悅以先民而悅字方是言君臣上下和順喜悅以成其大。前此必有致之者。非是以悅去先民以悅去。犯難要分曉。惟悅之正。所以為悅之大。大者正也。

象曰鹿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兩澤相鹿有浹洽感悅之象。故為兌。君子體此以朋友講習。性情漙輸悅心不厭。亦猶兩澤之交悅也。此體悅象非體益象。當從理義悅心上說。徐進齋曰天下之至可悅者無如朋友講習。講而不習則言語徒詳。綢繆無得。即所得者亦將枯燥生。

澀而无可味矣。豈能有得于心乎。故且講且習。則心與理相澀。而所知者益精。身與事相安。而所得者益固。無乎有相資之益。而真悅在我矣。

初九和兌吉

兌之最初未涉于情欲。此所謂悅以利貞者也。故獨以吉歸之。此在性情上說。不作與人接物。悅以和為體。悅而和是宛然。天命之初未渝毫末也。發而中節。天下之達道歸之矣。兌自。有和義。非兌外又和。象曰和兌之吉行未疑也。



疑○非○疑○惑○乃○沾○滯○眩○亂○之○意○凡○人○世○情○漸○深○則○本○體○漸○失○其○悅  
也○隨○情○欲○之○流○眩○而○无○能○自○主○惟○陽○剛○居○兌○之○初○則○情○識○未○嘗  
撥○入○其○流○行○處○皆○從○本○體○一○直○發○出○更○无○一○毫○拖○帶○故○曰○行○未  
疑○  
九二○孚○兌○吉○悔○亡  
孚○兌○照○和○兌○者○俱○在○心○上○說○二○剛○中○實○德○以○此○為○悅○則○不○隨○物  
而○流○故○有○靜○正○之○吉○无○過○情○之○悔○悅○有○妄○動○于○內○者○眩○于○欲  
也○有○浮○飾○于○外○者○徇○乎○人○也○凡○此○皆○因○无○實○心○以○主○之○故○隨○境  
而○靡○二○曰○孚○兌○是○凡○有○所○悅○皆○發○于○正○情○即○有○以○非○道○嘗○之○者

知○不○為○所○動○矣○二○言○悔○者○三○居○其○外○必○有○悅○之○不○以○道○者○本  
應○致○悔○幸○二○能○亡○之○耳

象○曰○孚○兌○之○吉○信○志○也

信○者○實○也○實○其○志○故○不○為○妄○悅

六三○來○兌○凶

三○為○下○卦○悅○主○故○浮○動○妄○悅○來○不○止○來○就○二○陽○乃○流○蕩○馳○逐○之

象○

象○曰○來○兌○之○凶○位○不○當○也

兌○之○為○道○利○乎○貞○者○也○以○六○居○三○則○不○正○德○不○足○以○自○守○遠○利



貞之戒矣。

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

下卦以心言。上卦以事言。初陽得正。故未疑。四雖陽而不正。不免于商度矣。悅本性情之暢。悅而商焉。即此便是未寧。惟介然疾惡其所不當。悅者。然後志之所向者。專情之所決者。正易未寧。而為有喜矣。有喜與未寧相對。商兌故未寧。介疾故有喜。牽于小人之悅。故商然。本心之明。終不可昧。其未寧處。正天理之發見也。即此是介疾根本。若無此未寧之心。則竟與小人相悅矣。尚何商而未決乎。

象曰九四之喜有慶也。

楊敬仲曰。有慶者。九四居大臣之位。國之治亂繫焉。能不近小人。則澤及天下矣。

九五孚于剝有厲。

陳大士曰。九五劉寶之賢主。非不足于孚者。然而未擇所施也。與上密比。柔能剝剝。而乃推置腹心。有孚于剝者焉。夫孚誠不用于端人。正士。而投之。諧臣媚子。包藏禍心。壅蔽聰明。勿謂無傷。厲階從此始矣。不曰小人。而直指為剝。正以剝床剝膚之禍。伏于此中。人若不知耳。剝為九月之卦。兌尚未至于剝。而預



言之正以明其必至也。六三來兌故九四商兌上六引兌故九五孚剝。

象曰孚于剝位正當也。

正則才足以勝小人之奸。當則勢足以制小人之命。而有所恃。幾微不謹。行及于禍矣。堯非不正當也。而吁咈于四凶。舜非不正當也。而畏巧言令色。孔子若明皇于李林甫。孚其剝唐者。高宗于秦檜。孚其剝宋者。皆傷于所恃者也。

上六引兌。

丘行可曰。三柔居剝為下兌。主動而求陽之悅。故曰來兌。上柔

居柔為上兌。主靜而誘陽之悅。故曰引兌。來兌之惡。易見。故本爻當凶。引兌之情。難知。故此爻當戒。易喻曰。下一引字。指破小人。肺肝不言凶咎者。蘇子所謂托于无求。以為兌。渾然无迹。无可容其非刺。政見其可畏也。

象曰上六引兌來光也。

上之心術闇昧。包藏叵測。能使入其中者。皆眩瞶而不知其非。故曰來光。一說媚悅之迹。小人尚隱晦而未至于章顯。人主當識之于微。亦通。

巽上 坎下

大易詳志

卷十七

十一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

渙乃人情散急非邦國无解也。兑悦之後上恬下嬉。紐弛網解。蘇子所謂習安无事之可畏者也。故天下之勢无所收攝。漸有離散之象。既云渙何以亨。以卦才之善。猶有可亨之道。下二句。正所以致亨者也。濟渙之道。先攝人心。次勤幹濟。故假廟以通祖考之精神。用以激厲天下忠孝之氣。原本之義。既昭然後奮發果決。振刷怠靡。興利除弊。利于涉大川焉。但不可鹵莽圖功。僥倖冀福利貞焉可矣。假廟解見萃卦。卦名之下即言亨者。凡十七卦。謙復咸恒震節。則理必當通者。賁豐兑。則事值其通。

者。望合遯。是必如此而後通者。蒙則有通之機。困則君子心亨之道。惟小畜渙未濟。乃是不當亨通之時。而卦中有一節之善。庶或有可亨之機耳。李隆山曰。萃因民之聚。立廟以堅其歸向之心。所以為懷保之道。渙憂民之散。立廟以收其蕩析之心。所以為招携之術。皆所以統攝民心而堅凝之也。胡雲峰曰。祭祀而非正是媚神以徵福。涉川而非正是行險以僥倖。彖曰渙亨。剝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

剝來句。指九二。柔得位句。指六四。剝來不窮。即需卦剝健不陷。義不困窮之意。此句只重剝字。舊以為得地利。非剝柔二句平。



對說以九二言則劉健之才。來居樞要之地。神謀雄斷。設施曲當何事。得以困之。以六四言則柔順之才。得其正位于外。而上輔明君。人各盡其職。才各稱其位。渙之得亨者。以此。上同謂六四上同九五。劉秉雖不正。而得中。柔得位。雖非中。而得正。一卦六爻。除九五君位。其餘爻之可取者。止有二。之中四之正而已。故獨以二四言之。外乃外卦之外。此字不重。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

細玩王乃在中之文。若說王乃在于廟中。則語後而意淺。愚謂渙散之時。人心不知有王。自王者假乎有廟。揚謨烈之盛。表哀

痛之思。則臣民之心。始肅然振起。今而後王者。乃在域中矣。不然。雖有王與无王等。奏假无言。而民神于勸威。明乎禘嘗。而國易于示掌。固知假廟之義大也。

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坎水為險。乘巽木以濟之。則履險如夷。卦有如此之扣。何難于涉川乎。所以建制沿革。无所不當。而成濟渙之功也。

象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

王龍溪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知天則人思尊。思尊不敢以下而犯上。知祖則人思親。思親不敢背死而忘生。聖人神道設



教之大端治渙之道也。崔仲鳧曰：風行凍水之上，則冰釋而散，故曰渙。夫天大无涯，神氣无不在，人死而降，魂氣无不之，皆渙也。享帝立廟，合其渙于一壇一室也。

初六用拯馬壯吉

初只以卦始，未至于渙立論。順二之說，經无明文，不宜指實。初以柔居下，本无剛健之才，何能有壯馬而吉？盖居渙之始，乖離未甚，此時以剛猛迫之，是速其渙也。初以柔順之性，維持調護，迎機導窾，不至拂戾，即所謂馬壯也。夫馬以調良為壯，豈以蹕鞅翹怒為壯哉？既渙則利乘木而涉川，始渙則且乘馬而

用拯天下事，睽離未甚，聖人固不樂于涉險以圖之也。

象曰初六之吉順也

言吉而先之以初六，正見其以柔順之德，潛消夫離散也。若說順于九二，則明夷馬壯亦言順，則例難通矣。

九二渙奔其机悔亡

按時解奔机，乃據要害之地，是以机為阨塞之阨，恐屬牽附。程傳云：机者俯憑以為安者也。故朱允升以為即車中之机。按此則奔机是來就所安之意，即柔之剛來而不窮也。君子安其身而後動，得机以居，然後可以行濟渙之事，是始雖有不安之悔。



而今亡矣。奔者是相其可安之道而急就之。非自他處奔至此處也。所安之道不外于上獲君心。下信民志。

象曰：渙，奔其机，得頤也。

安身以濟時，人臣之願也。

六三：渙其躬，无悔。

渙其躬，是聖人戒三之辭。時說竟謂三忘身，徇國恐非其所能。凡人各顧其身，所以成國家之渙。三不中正，有私于己，故聖人教之以渙躬，則无悔。不然，悔不能无也。

象曰：渙其躬，志在外也。

志在外，與否？初志在君，一例皆言果能如是，則必志在君國，而无身家之念矣。此周公所為惓惓戒勉也。

六四：渙其群，元吉，渙方，上匪夷所思。

四，正所謂柔得位而上同者。人臣惟一心，既已上同乎君，又安能下植其黨？故曰：渙羣。然人但知其公爾，忘私不暱朋比已耳。孰知其散察案之黨，援正使人人精白一心，歸命于君主，是渙正所以為萃也。此豈尋常思慮之所及乎？渙羣非但已不植黨，並以散天下之黨，渙有丘，謂渙之中即有丘也。丘，土之高者，乃聚而向上之象。



象曰：渙其群，元吉，光大也。

六四下絕黨與，表正群辟，所謂大忠。大公大智于此具見。故曰：光大。心无曖昧，曰：光。心无偏黨，曰：大。此正匪夷所思處。

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

二句一串說王居，即王乃在中之美。渙時人情離散，非誕語。

多方以宣天子威德，不足以肅厲而攝。故渙其大號，以明渙。

時有王者居之，使天下歛心戢志，知有朝廷之尊，則人情不至。

于渙散而无咎矣。王居之解，本之張中溪：王予安合之象辭。

此說為當。胡雲峰曰：汗由中出，決于四體，猶大號出于君之。

中心而決四方也。若說出而不反，涕淚涎液皆然，豈獨汗哉。

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

王者正位于上，乃可以攝天下之渙。又所謂王居而无咎者，以

其正位也。王居者居于位也。王之位何日不正，但渙時天下不

知有王，故提出正字，以攝天下之邪心。則凡閭位竊位皆當帖

服矣。

上九：渙其血，去逖出，无咎。

血者，利于通流，不利于停滯。停滯則癰毒之害生矣。天下之渙，

由于上下壅塞，遂至扞格而不能運動。猶人身之積血而不散。



也。上九陽剛之才，渙極當濟，能疏通壅滯，為渙其積血而去之。今而後可以无憂矣。无咎即在血去逃，出上見。象曰：渙其血，遠害也。

血不渙，則為害不淺。渙其血，害斯遠矣。

兌下  
坎上

節亨，苦節不可貞。

潭者，蓄水。大為湖塘，小為科坎，皆是水流至潭，有田以蓄之。為之隄防而不使過，倘或盈科，則又前進。而潭中之水，一有定數，如節制然。故水潭之卦為節。物有節，則裁制得中，自可通。

行无碍亨，然世有矯激之徒，往往過于裁制，而不顧情理之所安。故聖人又以苦節為戒，无非準之以中正之則，而欲人善其所節耳。中庸曰：發而皆中節，節乃恰好，不過之謂過，則苦矣。苦節之士，亦人情所難。聖人未嘗抑之，但此不可以為常耳。節字即是中字，不曰中而曰節者，從衆人言之也。大凡中道之事，自出處進退，以至忠孝名義，下至服食之有經言，笑之不後。聖人行之為中，衆人視之為節，故必盡衆人之節，然後有以合。聖人之中，此所以不言中而言節也。

彖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



劉屬醇質柔屬華靡此卦劉柔之畫各三既均節而无所偏勝而又劉得乎中是醇質居中以制夫華靡則平等之中復不失主輔之理節之所以亨者此也

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

節而至于苦則人情之所厭畏自然行不去其道必窮謂之其道者世間矯情刻意之士亦自成其一一是也

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

時說重險字謂悅則易流險以節之此于行字說不去愚按此節乃承上文苦節不可貞說來當重悅字節至于苦則窮矣必

也如卦德之悅以行險難艱刻之事而以和悅之道行之則節不至于苦矣今九五以當位之德而主節制之事其所行者皆大中至正可以萬世通行者所謂以悅而行險者也何至于窮而不可貞乎險字乃閑制限抑之意即節字也以悅而行之則協乎人心宜于世俗甘而不苦矣當位即是德字莫作位看中正從行事上說

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今觀天地一節道也氣序流行均節而不過而四時成矣帝王法天地之節以制其用度則費出有經不傷財不害民矣節道



之善如此奈何不務其通而即于窮也。一歲二十四氣謂之節氣。此氣既足則節止之以任彼氣之來。未嘗過差而踰其候。于是分至啟閉晦朔弦望四時得序而歲功成矣。度即用度之度不傷不害正是通處。二句相因不傷財則不苛取故不害民。天地之節未嘗過亦未嘗不及。聖人之節法天地未嘗過侈亦不過省。此所謂中正以通也。

象曰：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澤上有水，說見卦辭。制數度，所以定萬用之限。議德行，所以嚴一身之限。法不立不定，故貴制。學不講不明，故貴議。數度以

數為度。車、旂、器物等威、隆殺是也。德行，以德為行。禹、稷之出，顏子之處，曾子之去，子思之守，是也。若陳仲子之德行，由不能議故至此二者皆兼治已治人說。

初九不出戶庭无咎

節之為道，度數德行皆有之。初與二以德行言也。初在卦下時未當出，故守恬退之節，乃免違時干進之咎。

象曰：不出戶庭，知通塞也。

初之不出謂之知塞可也。兼言通者，見初非知塞而不知通者也。知時之宜塞而塞則通之理寓焉矣。



九二不出門庭凶

初二之異其說多端。本義以戶外門內分。胡雲峰謂初前遇奇。故當塞。二前遇偶。故當通。又云。初九始為酉。宜闔戶。二互震為卯。宜闢戶。張彥陵曰。初之剝為砥。其下流。二之剝為梗。其中流。陳大士以有應無應為无咎與凶之別。又謂門是水來處。戶是水去處。來處欲通。去處欲塞。皆似附會。非經旨。惟張南軒之說。猶平實近理。曰。初九无位之人。雖慎密不出戶。而亦无咎。九二有位之臣。則不出門庭為凶。蓋處顏子之世。不可為禹稷之事。當禹稷之位。不可守顏子之節。反是失節矣。

象曰不出門庭凶失時極也

物各有極。與時推移。失其時。則失其極矣。六十四卦。二五未有言凶者。獨此言之。可見失時之害大也。

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

楊誠齋曰。三處悅之極。而位人上。挾其悅。豫克盈之勢。極後泰以自奉。而不知節。至于人惡。鬼瞰其室。然後戚嗟。嗟嘆亦何及矣。

象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

聖人恐人悞解无咎。故象以明之。



六四安節亨

安節止言其中心之安順五意留在象中說凡人雖外遵節制而非出于中之誠然久則厭而思越矣四有柔正之德其所為節皆出于中心之安本无矯拂何不亨乎亨以言其心之順適象曰安節之亨承上道也

九五主節于上以中正之道節天下者也謂之道則天下之所通行四以自然之德承上人當然之道主臣合德何有不亨九五其節吉往有尚

說統曰他文之節節其在我者九五當位以節節天下者也節

天下而使天下其之所謂中正以通者也在已則通行在天下則悅從其吉可知夫節本其而往則无道窮之弊化行俗美恭儉廉讓之風成矣故曰往有尚或問人情易流聖人制節奈何使天下其之愚謂書言稼穡作其言其味之正而不厭耳非有肥醲脆美以繼天下之嗜慾也五之其節亦如是而已矣象曰其節之吉居位中也

五有中德由大本而發為達道天下之所通行也故其節而吉六若節貞凶悔亡

張彥陵曰若節不可貞貞則凶矣凶固若節者所自其也又何



至于悔乎夫凶而不自以為悔節之所以成其苦也按此則悔字在上六心上說事雖凶而心无怨悔也

象曰若節之凶其道窮也

象同彖傳

頤節其吉可味夫情本非凶節限之節以行也美者天不可對天不可井也西醫中正以靈味凶也限節行也天不可

大易辨志

天都 張習孔黃據次著

男 漸 泰 俊 濼 閱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

孚之義為信此非約信之信乃誠實之存乎中者與无妄同无妄言其虛而不以人參之中孚言其實而必以天主之故无妄之義主戒妄中孚之義主存誠傳註雖以中實中虛並言然虛



實不是兩件朱子曰一念之間中无私主便謂之虛萬物俱備  
 便謂之實則虛正所以為實卦為中孚當重中實豚魚上不必  
 添一感字孚誠在中无物不受即頑冥如豚魚亦成若于聖人  
 至誠之中所謂能盡其性者人性物性皆盡于此也舉物則人  
 可知矣舉物之至頑者則凡有血氣者可矣矣吉字屬豚魚受  
 聖人之孚即吉利涉大川者惟誠生才无事不濟所謂貞者事  
 之幹也然孚道不外一正孚至于豚魚吉而利涉則其本于天  
 命之正可知矣不然而福固偏執或矯情飾貌則失其正即失  
 其孚安望其吉與利哉利貞就中孚内抽出言之非謂既孚

而充戒其貞也誠信自然不參造作即是貞  
 彖曰中孚柔在内而剛得中說而巽孚乃化邦也  
 上句言所以為孚悅巽二句又推廣以言中孚之效亦只完得  
 一中孚也虛實二義串說不平此心冲然太虛一私不容而  
 劉健實德渾然在中此所以為中孚也然孚乃人心之同得至  
 于上下交孚不外此理也今觀卦德下以悅而順乎上上以巽  
 而入乎下萬邦儀型太和翔洽亦惟一孚乃至如此耳孚之為  
 義大矣講下二句不得侵信及豚魚口氣張彥陵謂天下有  
 一人未孚必我之孚有未到故必化及萬邦方完得我的中孚



如此說則與信及豚魚同矣。一說悅異俱在心內說和悅異順不乖不拂此為中孚亦可。

豚魚吉信及豚魚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

孚誠所及无性不盡豈遺豚魚乎故豚魚遂其生若其性而吉也利涉大川者卦象木在水上有乘木象卦體外實內空有舟虛象在人是以真實无為之體虛懷以御事自可以應變不窮何不利涉之有及字不必說感之而動只重我有以及之木者質樸无雕飾舟虛如孔之无知舜之舍己乃是至誠所發不可說近老莊。

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

誠者天之道也而天道不外一正故中孚之能合天者以貞而合之也然則人但知中孚之應天而不知中孚之以正而應天者猶之不知中孚者也如此說以字乃字俱醒謂之中孚原與天道合體此則點出其所以合處欲人識孚之真體也或問貞與孚如何分別愚曰孚即是貞孚是至誠貞是夫焉有所倚。

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風行水上主風而言也故有離披解散之象澤上有風主澤而



言也。故有動以天。不以人之象。蓋坎為流水。澤為止水。方風之未至。則凝。熱靜息。一緒不生。風之既來。則隨其大小。一感即動。及乎風息。則又澄鑑依然。此如至人之真體。內足。依物付形。中孚之象也。孚誠无所不用。而君子以為至誠惻怛之意。于用獄。尤宜。故于獄之可起者。誠心以鞠議。而用以寬釋。其不當死者。焉。刑獄之人。孚且及之。則庶民更可知矣。此亦化邦之一端也。緩非遲緩。古人謂寬皆曰緩。如詩衣帶日以緩是也。蓋議其疑獄。而寬縱之。若說遲緩。其死則與不留獄者。悟矣。易筮曰。用刑者。中心有毫髮之疑。受刑者。中心有毫髮之憾。即非中孚。

初九虞吉有他不燕

虞乃虞樂之虞。如繫辭憂虞。亦解為虞樂也。居孚之初。當順其和悅之性。則本體不失。而吉。倘于初體之外。別加毫末。則人為越而去。天遠矣。將見欲動情勝。其心何能安乎。本義作虞度。則近安排。恐于利貞。應天之理。相戾。

象曰初九虞吉志未變也

正惟以九居初。則中孚之體。宛然未變。故能虞而吉也。志者心之動。志曰未變。雖動而未離其本也。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



在陰者中孚之誠積諸幽隱非徒表著于外也其子和之有相  
輸于自然者夫賢者德修于己苟契和無人則亦抱諸幽隱已  
耳今五之好德交孚如父子然二能自私其德哉雖好爵其所  
自有亦不能不與五縻之矣鶴之鳴而在陰非有意于五之  
和也乃五非徒和之又從而子之此而不與更將誰與乎故幡  
然推我之所得于天者以公諸彼焉此咸有一德之盛也  
象曰其子和之中心願也  
五之孚出于中心之誠此所以能動二之與也  
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

三與上正相反尚其各執意見如讐敵之不相入故曰得敵三  
悅之極不欲為上之必信果上信之極不欲為三之无執持所  
以一則作止憂喜全无定操一則翰音登天全无通變三正所  
謂人而无信不知其可者也

象曰或鼓或罷位不當也

位不當全无中孚之德故或作或止浮蕩无賴如此

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

卦為中孚須切孚義以柔正之四上孚于剛中正之五近天子  
之光訓是行无不極至如月受日之光而至于幾望然且其



孚五也。純心專志。絕无朋黨牽繫之私。故又為馬匹亡之象。  
二與四皆孚于五者。二剝中則德實。故主施。四柔正則量虛。故  
主受。馬匹觀下類字。當指六三為是。此句作己能者。不是戒詞。  
象曰。馬匹亡。絕類上也。  
四與三皆陰類。易于相勝者。乃四能絕之。而上四其純心孚主  
者哉。

九五有孚。學如无咎。  
學字從糜。字生來。五糜于二之好爵。故學固而不可解也。明良  
一德。萬邦作孚。何咎之有。姚丞菴曰。有孚。學如。當從君臣之

交。說到化成天下。方見其一德之所致。

象曰。有孚。學如位。正當也。

五有正當之德。故能孚于二。而學如。所謂一德之交也。

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

翰音登天。乃象執紼之人。堅持其說而不可回。止知信而不知  
變。雖正亦凶。此從本義說也。愚按。王弼易註。謂處信之終。信終  
則衰。忠篤內喪。華美外揚。故曰翰音登于天。此解甚好。蓋變誠  
而為。故自表著其信。以彰聞于世。如雞固有丑鳴之信。其音止  
于地上耳。欲上聞于天。何為者乎。无實而務虛聲。雖正亦凶矣。



此正與鳴鶴在陰相反

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

趙氏曰信由中則此感彼應雖幽陰而必和信不由衷則聲大實喪雖揚詡而不長故邦家之聞不如內修之達達者鳴鶴在陰之類也聞者翰音登天之類也項安世曰聲聞過情其詞也可立而待



震上 艮下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此卦之解多无着落愚謂當就人之質性上說為是小過者是

人陰柔靜歛之意過多而剗毅之才少也人既小過便過于謹

慎詳密此却是好處正惟過于謹慎究其才力雖不能如剗大

之揮霍亦自能結果其所任可以得亨然必貞守其力所能為

之亨而勿過于圖大為利耳利貞維何處小過者當思用柔

非幹理之才故可小事而為所當為不可大事而為所不可為

今觀遺音之鳥哀鳴求處上則愈无所適下則獲其所安小過

之人氣力微弱猶之鳥也倘能安分退歛下而不上則所獲多

矣故曰可小事不可大事也大吉是勉辭與益初萃四同言能

如是方為盡善也若以小過之人而獲大吉之應无此理矣



王輔嗣曰飛鳥遺其聲音哀以求處愈上則愈窮莫飛鳥若也  
孔穎達曰遺失也鳥之失聲必是窮迫未得安處

彖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

卦名小過者以陰小過多而取也○正惟小者過○則就其慎密之  
性○亦有通故○既以名卦而隨許其亨○天下事亦有宜用陰  
柔處○不得謂大才大力皆有濟○而拘謹愿樸者盡无成也○故小  
者雖過而亨○

過以利貞與時行也○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  
時○字○即○從○小○過○之○人○生○蓋○人○為○小○過○之○人○即○時○為○小○過○之○時○如

漢文帝制禮作樂謙遜未遑則成其為文帝之時也○在此時則  
宜貞守其力之所能為○而不可過于圖大耳○柔而得中則過  
而不過矣○雖謹約而不至于蕙○雖溫克而不至于急○故可以隨  
分而為其所能為也○

劉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

劉柔都自小者氣稟言得中不得中俱自小者作用言○劉柔只  
作一人看○世有一等人○柔荏无能○却又有時性躁鹵莽是柔中  
之劉也○辨大事者○必須劉健之才○小過之人○非无劉也○乃失位  
而不中○是強毅不歸于德性○而歸于蹶張○斷制不合于中行○而



流于偏激。此而欲圖大事。是違才妄動。適以致愆。故不可也。有飛鳥之象焉。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辭何取于飛鳥哉。卦體二陽橫亘于中。四陰排列于外。如鳥身之張兩翼。故取乎此也。其辭曰。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蓋以小過之人才力。卑弱。圖大事而上。人則沮于勢。而逆安小事。而處下。則得其分。而順也。象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雷奮于地。其氣厚。及其餘聲在山。則氣散而微矣。行過乎中。三句。正是小過之人。謹慎周致之意。三事皆非中正之道。君子何

取乎此。蓋小過一卦。皆短中求長之意。有舉趾高之莫敖。則正考父之循墻取矣。有歌豸首之原壤。則高柴之泣血取矣。有三歸反坫之管仲。則晏嬰之救裘取矣。故三事雖非中行。亦君子之所尚也。

初六飛鳥以凶

初上二爻。皆當鳥翅之末。鳥之所賴以飛者也。故二爻皆有飛鳥之象。初陰躁不中。力小圖大。如飛鳥然。逆而不順。招損取敗之道也。以此致凶。所必然矣。初六只言其不自揣量。而妄為。胡雲峰曰。鳥之飛。不在翼而在翰。初上其



翰也。故飛鳥言于初上，飛于初已，凶。飛于上，可知矣。聖人戒辭與坤始同。大過之初，過謹則无咎。小過之初，不謹必致凶。象曰：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

他事之失，猶可開止。鳥之飛颺高舉，雖有智者，莫替其手，故曰不可如何。

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

祖妣二字，只當作劉亢柔順字看。過者，去而不留之謂。過祖遇妣，猶云去亢而從順如此，則不凌逼其君，而適得為臣之分。臣道若此，忠順不失，何咎。過祖遇妣，是假象不及其君二句，是

實象。上遺字是過，此而遺彼，下遇字是无意而適相值。及其君者，權作人主。大都耦國，若有二君也。過祖遇妣，只就六二說，不必言過三四。遺六五，名分易道大閑。三四與五，君臣之位。聖人決不肯以臣為祖，以君為妣。

象曰：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不及與過，相呼應。過于臣，作及于君。二之不敢僭于君者，以臣子之分，不可越軼故也。曰君曰臣，大分森然。曰不可過大

義凜然。

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



小過之時。凡事當周謹。况三居眾陰之間。當叵測之勢者乎。苟不過為之備。則小人從此乘間而入。為其中傷。而不自覺矣。凶能免乎。此數爻諸解紛紜。未審所從。姑主舊說。小事而不大。處下而不上。便是過防。從有乘間抵隙之意。或者意外之不虞也。

象曰：從或戕之凶如何也。

禍生于所覺。猶可得禦。謂之曰或戕。莫知其所來。莫究其所底。其凶如何。吾亦不能測之矣。

九四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

四之无咎。以處柔得之。蓋剛而處柔。則能抑降周謹。得小過之宜。如此便是恰好了。故再不可過。乃為得之。若更往而不已。則過而取危矣。此斷乎當戒也。然亦時適當戒耳。如因戒往厲而永執弗過。以為貞。是天下事无所可為也。恐咎又未免矣。勿用永貞可也。一說勿用。連上句為義。謂當戒而勿用也。若能如此。則常守于弗過之貞矣。此說深合卦旨。可從。象曰：或過遇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此位不當是好的。當小過時。正要其位不當耳。若位當。則是重剛。非小過時所宜矣。豈能遇之。長字應上往字。不可長。故戒。



其往也往即圖大處上之意

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

不雨不下也。穴者下也。六五上而不下。故教之以能下。鋤帝王

之色。而下取巖穴之英。則上而能下。不致過亢。以失小過之順

矣。雲蒸為雨。則澤下于物。陰和于陽。則氣釀為雨。雲雜密而

不雨。不下之象。雲居陰而未和。不雨之由。公者國君之稱。莫

作臣位者。胡雲峰謂易之取象。大則為田。最大則為狩。小則

為弋。按此則弋字亦是謙約損抑之意。不敢招之以君公之勢。

而惟致之以謙卑之禮也。此乃聖人教之以開救過之門。在六

五未必能此

象曰密雲不雨已上也

小過之時不宜上。五奈何以已上自處乎。

雲脚下垂則雨六

五之雲愈升而上。則飄散耳。雨從何來。

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

既居卦終。又處動極。凡小過之所宜者。皆不相合而過之矣。越

分自高。動觸禍敗。凶能免乎。夫无妄之災。君子不謂災也。惟凶

其自致。是之謂災眚。離乃離羅之離。災天災。眚人禍。

象曰弗遇過之已亢也



亢即彖傳逆字上之不已而亢宜其犯天人之忌也

既濟亨 小利貞 初吉終亂

名卦之肯止取水火之交不必兼言爻位之正水之濟火以潤

殺烈火之濟水以溫。寒此言造化水火之氣非言其質也。天

地萬物俱有其理。易為濟行之書。故專說人事言耳。此卦六

爻皆當二體皆應二篇之中。惟此一卦應得最善之彖。何以反

多儆戒之辭。蓋既者事之已往也。治亂相生循環之理。好事既

已過却則宜思患豫防而已。小亨與睽小事吉旅小亨同謂以

復好大則求通達以致塞。惟兢兢小心。然後盛治可保而亨。此

乃處既濟之正道也。當利于貞守而勿易可耳。何則。蓋方濟之

初大抵以謹畏善治。既濟之終則多以慢易生亂。今曰既濟是

事之離初而即終也。亂幾易伏。可忘利貞之戒乎。貞字即小

之得其當者。初吉終亂。乃申所以利貞之故。未濟者事之初

事初欲振奮故无取小。旅既濟者事之未事未欲持重故有取

小亨。

象曰既濟亨小者亨也

既濟亨小者亨也

既濟亨小者亨也

既濟亨小者亨也

既濟亨小者亨也

既濟亨小者亨也

既濟亨小者亨也

既濟亨小者亨也



既齊而曰小亨者蓋盛終美盡之時惟小心鎮密者可以得亨也者字指人言見保濟在人

利貞劉柔正而位當也

戒貞于不能貞之人雖言之无益今觀此卦爻之劉柔宥正于位○位之陰陽皆當于爻○其在于是无乘戾之偏而有和順之性○于貞固之理本所協合故以利貞之辭告之也○所謂卦有小大而辭各指其所之○于是乎見之矣○如此說前後文氣方協時講殊多○勝混○聖人繫辭有因其所无而戒之者○有即其所有而與之者○此利貞是即其有而與之者也○然中却有微戒意如

作文○只○做○釋○聖○人○繫○辭○之○由○可○也○

劉柔正指爻位當指位○然

初吉柔得中也

內卦有初之義○外卦有終之義○以內卦言之○則六二有柔中之善○是主濟者○能敬慎持盈○而又不至于因循怠廢○故吉也○以外卦言○雖皆當位○然體居坎○陷有泥止之義○焉○怠荒勝○則庶事脞○治道于是乎窮矣○人主念此○安得不以利貞為兢兢乎○以內外卦分初終○內卦惟六二正而兼中○故以初吉歸之○外卦九五雖得正中○然陽陷于陰○又時已過而趨盡○雖中正无取也○初



大易辨志  
終○只○作○一○人○言○柔○得○中○竟○作○君○道○說○可○不○必○以○六○二○為○臣○位○  
事○之○既○濟○最○惡○以○剛○暴○迫○之○故○取○柔○中○即○卦○辭○小○亨○之○意○  
終○止○則○亂○其○道○窮○也○

卦辭曰終亂而孔子釋之曰終止則亂見得不止則未至于亂也傳曰天下之患莫大于止惟聖人為能通其變于无穷愚按既濟貴乎小亨取夫柔中皆不欲其發揚振舉也而又惡夫止者何愚謂止正小亨柔中之反也人主處盛滿之時遂安意肆志視為固然而不復有維持保護之念則好大任剛所必至矣然則其致亂也正以昧夫小亨柔中之道耳

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思患以心言豫防以事言思其所患者何在而豫防之是一串語既濟本无患然惟此時乃可思而防過此則有不遑思不及防者矣

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

初非不進不輕進也車行而常若曳輪欲濟而常若濡尾長慮却顧得處濟之道矣无咎

象曰曳其輪義无咎也

聖人以道義配成敗曳輪有无咎之義矣義應无咎何必論咎



大有卦  
之有无

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

此爻得喪二字不重亦不必言五不能下賢只重勿逐二字須與晉初裕无咎同意當既濟時凡事宜存鄭重之意况君子之進身行道可汲汲求之乎倘若機緣不偶塞于所行正宜靜以安之俟其久而自得耳逐字内有許多熱中躁妄意只一勿逐所得多矣况有七日之得乎婦喪其茀勿逐辭也七日得占也辭所以告戒戒其求得之心占所以斷終言其必得之理蒙曰七日得以中道也

其具在我天下自不能奪所謂祿在其中者也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三爻純是戒辭意在象中以高宗中興全盛之君而伐鬼方之小國宜可以朝陳而夕下然且三年克之其不逮高宗者可知矣其矣勤眾舉事之難也此而更使小人參之不但不能成功恐喪師辱國所不免矣况此皆處既濟者之所當知所當戒者也

象曰三年克之憊也

用兵至三年而後克之師老財匱其困憊亦已甚矣兵可輕動



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

濡有衣袽非舟已漏而後塞之也。蓋慮舟之漏而預備衣袽以  
 為之防耳。終日戒常恐其濡至于不知而吾之衣袽不及塞也。  
 胡雲峰曰乘舟者不可以无濡而忘衣袽亦不可謂衣袽已  
 備遂愒然不知戒。水浸至而不知則雖有衣袽不及施矣。六四  
 備患之具不失于尋常而慮患之心又不忘于頃刻。此處既濟  
 之道也。

象曰終日戒有所疑也

人之患至而不及防者只是平日自信得无事耳。若此念不敢  
 安然自信則何事可保。萬全何處不是瑕隙。安能一刻忘戒懼  
 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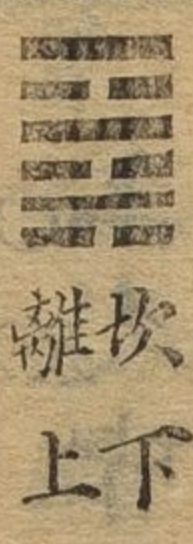
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

當既濟時盛終則宜約。物極則宜反。故設東西二鄰以致戒。全  
 要隱含時字說。方合象義。東西者彼此之辭。人君當既濟時驕  
 奢易萌而誠實不足。故聖人設辭戒之。欲其知所處也。東鄰殺  
 牛。何其盛。西鄰禴祭。何其薄。然神无常享。享于克誠。彼殺牛者  
 反不如禴祭之實受其福。信乎。享神者在誠不在物。保治者以



實不以文此蓋教五以祈天永命之道也此解本之王輔嗣姚  
承菴舊以君臣立說語近不道非既濟時所忍言禴祭正是  
實處實受其福者以實而受其福也  
象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  
萃為物之方聚時當舉盈故用大牲既濟為治之既極時當約  
損故用禴祭允此皆因時制宜違之者失而順之者得也東隣  
祭殺牛然遠時矣不如西隣之順時而禴祭也以順時而受福  
則吉方大來豈遠時尚大之君所能微乎  
上六濡其首厲

上居濟極正終亂之時以柔懦之資懷亢滿之志如大川已濟  
自謂永无風濤之險矣不知不能思患患即隨至不能預防防  
已不及載胥及溺而已故為濡首之厲  
象曰濡其首厲何可久也  
何可久謂既濟之盛何可常保也



坎下  
離上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

既濟每事要退一步有謹戒之意未濟每事要進一步有奮勉  
之意蓋既濟則須退一步以保濟未濟則須進一步以求濟故



既初則喜其曳與未初則羞其濡尾既二則戒其勿逐未二則  
 勉其中行既三若抑其躁動之心未三終鼓其利涉之勇既四  
 取其能疑未四勉其能震既五戒其儉約未五贊其文明至于  
 上爻皆以濡首為戒乃一則惡其逞于驕盈一則恐其安于燕  
 惰則亦與諸爻之旨同也故處未濟者只以求濟為主而以不  
 續終為戒未濟非不濟此時尚未濟耳水火不交水火之性  
 終在有水火何難于交也故為未濟水火本互藏之造化雖未  
 濟而有待濟之理窮于已然不窮于將然故身道寓焉然有亨  
 之機而所以乘機圖濟者全在人事必也老成持重謀在事先

方可一發而濟若夫不自量度輕取敗則終為未濟耳何所  
 利哉程傳曰沈當為佗杜勇之狀書沈佗勇夫狐之老者  
 多疑畏故履水而聽小狐果于進則濡尾而不能濟也要知  
 卦辭非戒其進正欲善其進也小狐不必指少年新進謀事  
 輕率識見卑淺皆小狐也  
 彖曰未濟亨柔得中也  
 既濟之美在初故吉歸二之柔中未濟之美在終故亨歸五之  
 柔中以柔居五則慎密而不失果斷可以致亨濟之字義在  
 水中而獲登之謂也坎中一陽陷而不出得離火以耀之則濟



矣○二○卦○皆○取○柔○中○而○不○取○剛○中○也○

也○小○狐○汜○濟○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雖○不○當○位○剛○柔○應

小○狐○雖○勇○銳○終○未○出○險○難○之○中○此○時○正○須○畢○力○圖○維○以○收○永○濟  
之○利○而○乃○曰○濡○尾○无○利○者○是○不○能○繼○續○而○終○其○圖○濟○之○事○也○然  
此○特○人○事○之○不○善○耳○吾○觀○此○卦○雖○不○當○位○而○剛○柔○猶○應○原○有○可  
亨○之○道○奈○何○小○狐○之○不○能○續○乎○吾○願○處○未○濟○者○勉○之○弗○以○時○事  
不○可○為○而○自○諉○也○小○狐○勇○壯○本○无○可○訛○但○進○銳○必○迅○速○勇○壯  
者○每○至○不○能○續○耳○未○二○句○是○覆○說○亨○字○之○意○見○得○未○濟○時○原

有○可○亨○在○人○善○承○之○耳○剛○柔○應○句○聖○人○當○日○語○氣○是○言○卦○材○猶  
有○此○善○在○今○日○作○文○不○妨○推○作○人○事○不○當○位○者○己○之○才○性○雖○偏  
而○剛○柔○相○應○則○得○人○以○制○其○過○而○輔○其○不○及○也○不○當○位○故○未○濟  
剛○柔○應○故○終○可○濟○

象○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水○火○相○交○則○融○合○渾○化○莫○辨○其○孰○為○水○孰○為○火○矣○惟○火○上○水○下  
則○猶○二○物○也○君○子○體○此○象○以○天○下○之○物○莫○不○有○方○不○能○辨○之○遂  
倒○置○失○所○于○是○詳○慎○以○辨○其○物○而○使○之○各○居○其○方○上○自○人○倫○下  
迨○庶○物○莫○不○處○之○當○理○道○之○數○陰○陽○之○節○莫○不○知○之○明○猶○夫○水



火之各而不混也

初六濡其尾吝

狐涉而濡尾則其後沾滯掣壺而艱于行此乃前進不果之象在既時保濟則宜在未時圖濟則不宜矣逡巡退縮失機鮮功可羞吝也

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

極至也只重不知二字未濟之時正宜竭力圖濟而乃踟躕不果聞于事機亦可謂不知之至者矣或曰知字去聲作智字亦可

九二曳其輪貞吉

二之曳輪與初之濡尾不同初是急于圖事二乃殺其凌偏于五之勢而未輟其圖濟之功也君臣道合然後大勳可成則二之曳輪正所以行其正也故吉貞字包圖濟之功言不止能守臣分

象曰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

竭其恭順以成濟時之功此人臣之正道非有德者孰能行之九二居中德性醇而涵養至是以能行此正道也觀一行字則知曳輪非止而不進



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

六○交○惟○三○言○未○濟○此○二○字○當○看○未○濟○者○若○渡○江○河○尚○在○水○涯○而○未○達○彼○岸○也○至○此○如○何○徒○步○行○得○故○征○凶○必○求○其○所○乘○之○資○然○後○內○可○以○衛○身○外○可○以○禦○險○象○如○涉○川○則○利○耳○說○統○曰○行○者○水○浮○則○借○舟○力○此○用○人○則○裕○之○象○陸○走○則○用○已○力○此○自○用○不○足○之○象○

象曰未濟征凶位不當也

位○不○當○是○才○力○不○足○故○自○征○則○凶○吳○草○廬○曰○此○卦○六○交○位○皆○不○當○獨○言○于○三○者○以○未○濟○由○六○三○故○也○

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

郭○海○鵬○曰○九○四○大○臣○任○濟○世○之○責○者○也○而○以○剛○居○柔○志○欲○有○為○

而○不○免○于○沮○喪○不○貞○而○有○悔○也○誠○能○勉○而○貞○乎○永○肩○一○心○不○懈○

于○位○則○得○臣○道○之○善○悔○可○亡○矣○夫○未○濟○之○時○禍○亂○未○平○正○人○臣○

戮○力○劬○勩○之○日○是○必○以○剛○決○之○心○作○其○震○發○之○氣○奮○然○為○國○家○

揚○勛○定○之○烈○殫○厥○心○力○乃○克○有○勳○如○震○用○伐○鬼○方○三○年○而○受○賞○

斯○所○謂○貞○也○斯○吉○而○悔○亡○之○道○也○震○字○與○三○年○相○應○惟○成○功○

之○難○所○以○當○震○也○震○字○兼○奮○發○悚○惕○二○意○有○賞○于○大○國○者○賞○之○

以○大○國○以○旌○其○功○言○所○賞○之○大○正○以○顯○其○功○之○大○也○楊○誠○齋○



曰未濟之世。利用動。故喜其伐鬼方之賞。既濟之世。利用靜。故憂其伐鬼方之愆。

象曰貞吉悔亡。志行也。

四之志原在濟時。今能勉而貞。則震奮功深。而才猷克壯。濟時之志遂矣。

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

六五之貞。乃予之之辭。非戒也。說見大壯九二。蓋无悔與悔亡不同。五本无悔。安有不貞而戒其貞哉。五居上卦之中。其時已將濟矣。而柔中虛已。德性純淑。是貞而吉也。何有于悔哉。由是

而暢于四支。發于事業。禮樂文章。煥然明備。此皆君子之由中以發外者也。故曰有孚吉。貞吉无悔。俱在德上說。德之正曰貞。德之善曰吉。德之无歉。闕曰无悔。有孚。謂光華之治。發之有本。非粉飾者比。下吉字。以世之可濟言。

象曰君子之光。其暉吉也。

重者。君子二字。謂之曰君子之光。則非他人可比。即其光之散見者。已可知其吉也。何必問其有孚與否哉。

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

時至上九自未濟而之濟。正當興時安息。待天命之自至。有孚



于飲酒即需所謂飲食晏樂也。无咎。无欲速。微俸之咎也。然謂  
之有孚。飲酒非是。盡諉于天命。正是人事已盡。所以信得過耳。  
若放縱不近。漫不事事。飲酒而至濡其首。信非所信矣。天下事  
何由而濟。飲酒中原有行事。但不躁急。行險耳。折衝于樽俎。  
成功于談笑。皆飲酒也。若至于濡首。則竟以燕樂怠荒為飲酒  
矣。向所謂有孚者。非此之謂也。失其是矣。

象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

義之裁制為節。即所謂是也。不知節。即是失是。節乃當然之  
理。不是節損之節。



